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五日發行

民報

第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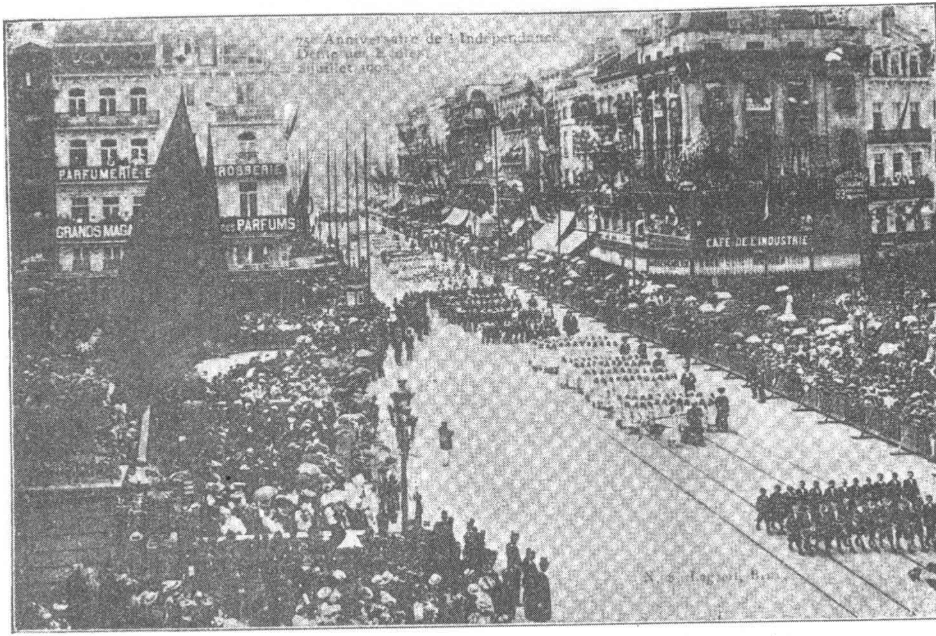
民報第七號目次

●圖畫
▲千九百五年比國京城行建國七十五年獨立紀念會學生軍遊城之眞影（其一）
▲千九百五年白耳義都城獨立紀念會學生軍遊城之眞影（其二）
▲千九百五年白耳義都城獨立紀念會學生軍遊城之眞影（其三）
●俱分進化論……太炎
●排外與國際法（續第六號）……漢民
●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續第六號）……精衛
●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國之革命（續第三號）……勞齋
●時評
▲考察政治五清臣之怪狀……去非
●小說
▲獅子吼……星台遺稿
●來稿
▲社會主義四大綱……淵實
▲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夢蝶生
▲國學講習會序……國學講習會發起人



千九百五年比國京城行建國七十五年獨立紀念會

學生軍遊城之眞影（其一）



千九百五年白耳義都城獨立紀念會學生軍遊城之眞影（其二）



千九百五年白耳義都城獨立紀念會學生軍遊城之眞影（其三）

本報告白

啓者各地通信本社概在新宿之發行所現爲廓清事務起見所有事項均以編輯部直接以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即希直函日本東京市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編輯部爲荷

社告

本報現已發行至第七號其第一號五版第二三號四版第四五六號再版皆在印刷中不日可應閱者之盛望惟本報開辦已半年內地各埠代派處尙有報費未寄到者請速即惠郵本社編輯部處否則暫時停寄此外各省各埠如有欲爲本報代派者三十分以上皆以八折算其定閱全年者湏預交報資郵費所有本社銀錢出納皆以日本銀幣計算並希注意

社告

淵實、夢蝶生君賜鑒接所惠大著感謝祈寄示住址俾得將奉酬之報陸續寄呈爲感

本社謹白

英文前置詞用法

出版

此書爲美人伊士特君爲初學者所著經蜀人某君以**簡明**之筆詳細譯出其特色約四端(一)**解釋簡切**(二)**例題詳備**(三)**熟語**均附于例題後(四)**練習題**至**四百**餘之多均附**答案**有此四端其價值可想學者曷試一讀

寄售處

東京中國留學生會館

上海四馬路饗明公司

定價日洋四角無折無扣

民報（第七號）

俱分進化論

太炎

近世言進化論者蓋昉於海格爾氏雖無進化之明文而所謂「世界之發展卽理性之發展者」進化之說已蘖芽其間矣達爾文斯賓塞爾輩應用其說一擧生物現象爲證一擧社會現象爲證如彼所執終局目的必達於盡美醇善之區而進化論始成同時卽有赫衰黎氏與之反對赫氏持論徒以世運日進生齒日繁一切有情皆衣食住所以給其欲求者旣有不足則相爭相殺必不可已沾沾焉以貧乏失職爲憂而痛心於彗星之不能拂地以掃萬物而勦絕之此其爲說亦未爲定論也當海格爾始倡「發展論」時索賓霍爾已與相抗以「世界之成立由於意欲盲動而知識爲之僕隸盲動者不識道塗惟以求樂爲目的追求無已如捷足者之逐日月樂不可得而苦反因以愈多然後此智識者又爲意欲之諍臣止其昌狂妄行與之息影於蔭下也則厭世觀始起而稍々得望涅槃之門矣」其說略取佛家亦與

僧伽論師相近持論固高則又苦無證據雖然吾不謂進化之說非也即索氏之所謂追求者亦未嘗不可稱爲進化若云進化終極必能達於盡美醇善之區則隨舉一事無不可以反唇相稽彼不悟進化之所以爲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並進專舉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并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之逐景非有他也智識愈高雖欲舉一廢一而不可得曩時之善惡爲小而今之善惡爲大曩時之苦樂爲小而今之苦樂爲大然則以求善求樂爲目的者果以進化爲最幸耶其抑以進化爲最不幸耶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所取自標吾論曰**俱分進化論**

善惡苦樂之竝進也且無以社會明之而專以生物明之今夫有機物界以乳哺動物爲最高在乳哺動物中又以裸形而兩足者爲最高無爪牙而能禦患無鱗毛而能禦寒無羽翼而能日馳千里此非人之智識比於他物爲進化歟以道德言彼雖亦有父子兄弟之愛顧其愛不能持久又不知桄充其愛組織團體以求自衞聚黽

之醜。爭食之情。又無時或息也。人於前者能擴張之。於後者能禁防之。是故他物唯有小善。而人之爲善稍大。雖然。人與百獸其惡之比較。爲小乎。抑爲大乎。虎豹以人爲易與而啖食之。人亦以牛羊爲易與而啖食之。牛羊之視人。必無異於人之視虎豹。是則人類之殘暴。固與虎豹同爾。虎豹雖食人。猶不自殘其同類。而人有自殘其同類者。太古草昧之世。以爭巢窟競水草而相殺者。蓋不可計。猶以手足之能。土丸之用。相觝相射而止。國家未立。社會未形。其殺傷猶不能甚大也。既而團體成矣。浸爲戈矛劍戟矣。浸爲火器矣。一戰而伏屍百萬。喋血千里。則殺傷已甚於太古。縱令地球統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謀攻取者。必尤甚於疇昔。何者。殺人以刃。固不如殺人以術。與接爲構。日以心鬭。則驅其同類。使至於悲憤失望而死者。其數又多於戰。其心又憯於戰。此固虎豹所無。而人所獨有也。由是以觀。則知由下級之乳哺動物以至人類。其善爲進。其惡亦爲進也。以生計言。他物所以養欲給求者少。惟人爲多。最初生物。若阿米巴。若毛柰倫。期於得食而止耳。視覺聽覺嗅覺。皆未形成。則所以取樂者少。魚亦期於得水而止。鳥亦期於得木而止耳。供鰌以毛嬙西施。樂鶵以鈞天

九韶彼固無所於樂也。乳哺動物愈進化矣。幼眇之音。姝麗之色。芳澤之氣。至於蝯狙而能樂之其所樂者亦幾微也。一昔而得之而不爲甚樂一昔而失之而亦不爲甚苦故苦樂之量必小若人則非獨有五官之樂也其樂固可以恆久自五官而外其樂又有可以恆久者於是攝受之念始成衽席之情牀笫之樂芻豢之味裘帛之溫無不可以常住。其始徒以形質現前爲樂其後則又出於形質以外由飽暖妃匹而思土地。由土地而思錢帛。由錢帛而思高官厚祿土地歟錢帛歟高官厚祿歟此固不可直接以求樂者而求樂之方便必自此始有此而後飽暖妃匹之欲可以無往不遂也雖然其始之樂此者爲間接以得飽暖妃匹之欲其卒則遂以此爲可樂而飽暖妃匹之欲亦或因此而犧牲之又其甚者則以名譽爲樂而土地錢帛高官厚祿亦或因此而犧牲之此其爲樂。豈他動物所敢望者。然而求此樂者必非可以一踊獲也。將有所營畫而後獲之。下者奔走喘息面目黎黑以求達其五官之欲。其甚猶未甚也。求土地者。求錢帛者。求高官厚祿者。非直奔走喘息面目黎黑而已。非含垢忍辱。則不可得。今夫動物之情雖異而其喜自尊貴。不欲爲外物所陵藉者則

動物之同情也必不得已而至於含垢忍辱笞我詈我蹴我踐我以主人臧獲之分而待我我猶鞠躬磬折以承受之此其爲苦蓋一切生物所未有也。雖求名譽者寧或異此。於世俗之名譽求之之道固無以愈於前矣。道德功業學問之名譽於名譽爲最高。其求之亦愈艱苦。有時而求此道德功業學問之名乃不得不舉此道德功業學問之實而喪之有時而求此道德功業學問之名乃不得不舉此可以受用道德功業學問之名者而亦喪之殺身滅種所不恤矣。此其爲苦則又有甚於前者。以彼其苦而求是樂。其得之者猶可以自喜也。而不得者十猶八九。藉令得之猶未知可以攝受否也。藉令可以攝受受之愈樂則捨之也愈苦。佛說諸天終時現五衰相。其苦甚於人類。今觀富貴利達之士易簀告終其苦必甚於貧子。貧子之死其苦必甚於牛馬。牛馬之死其苦必甚於魚鼈。下至腔腸囊狀桑椹諸物。而死時受苦之劑量亦愈減矣。是不亦樂之愈進者其苦亦愈進乎

上來所說善惡苦樂同時並進。唯舉一二事證。今更求其原理。幷舉例以明之。

善惡何以並進。一者由熏習性。生物本性無善無惡。而其作用可以爲善爲惡。是故

阿賴耶識惟是無覆無記（無記者即無善無惡之謂）其末那識惟是有覆無記至於意識而始兼有善惡無記純無記者名爲本有種子襍善惡者名爲始起種子一切生物無不從於進化之法而行故必不能限於無記而必有善惡種子與之雜糅不雜糅者惟最初之阿米巴爾自爾以來由有覆故種種善惡漸現漸行熏習本識成爲種子是故阿賴耶識亦有善惡種子伏藏其間如淸流水襍有魚草等物就輪迴言善惡種子名爲羯磨業識此不可爲常人道者就生理言善惡種子則亦祖父遺傳之業識已種子不能有善而無惡故現行亦不能有善而無惡生物之程度愈進而爲善爲惡之力亦因以愈進此最易了解者二者由我慢心由有末那執此阿賴耶識以爲自我念念不捨於是生四種心希臘古德以爲人之所好曰眞曰善曰美好善之念惟是善性好美之念是無記性好眞之念半是善性半無記性雖然人之所好止於三者而已乎若惟三者則人必無惡性此其缺畧可知也今檢人性好眞好善好美而外復有一好勝心好勝有二一有目的之好勝二無目的之好勝凡爲追求五欲財產權位名譽而起競爭者此其求勝非以勝爲限界而亦在其事其物之可成是爲有

目的之好勝若不爲追求五欲財產權位名譽而起競爭者如雞如蟋蟀等天性喜鬭乃至人類亦有其情如好弈棋與角力者不必爲求博贍亦不必爲求名譽惟欲得勝而止是爲無目的之好勝此好勝者由於執我而起名我慢心則純是惡性矣是故**眞善美勝四好**有**兼善惡無記三性**其所好者不能有善而無惡故其所行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生物之程度愈進而爲善爲惡之力亦因以愈進此亦易了解者若在一人善云惡云其力皆强互相抵抗甲者必爲乙者征服而止固非善惡兼進而就一社會一國家中多數人類言之則必善惡兼進於下舉例

一如歐洲各國自斯巴達雅典時代以至今日貴族平民之階級君臣男女之崇卑日漸剗削則人人皆有平等之觀此誠社會道德之進善者然以物質文明之故人所尊崇不在爵位而在貨殖富商大賈之與貧民不共席而坐共車而出諸傭雇者之事其主人竭忠盡瘁猶必以佞媚濟之雖無稽首折腰之禮而其佞媚有甚於是者東方諸國誠人人趨附勢利矣猶以此爲必不應爲之事獨歐洲則

舉此以爲天經地義（除少數之持社會主義者）此非其進於惡耶。往者舊敎盛行。迫人以必不願從之事。自宗敎改良。而人人有信敎之自由。此誠社會道德之進善者。雖然基督敎未行以前。如瑣格拉底輩。以身殉道。蹈死不顧。基督敎既行以後。奉敎者以捨身救人爲志。則殉道者尤不可以更僕數。乃至路德之倡新敎。其風亦未嘗絕也。今日之以身殉道者。猶有其人乎。其在中國與非澳諸洲者。或以智窮力竭。無所復之。而不得不就菹醢。其同類則相高以以身殉道之名。究其實際。怯懦畏葸之尤也。非直宗敎。今之歐人。强毅敢死之風。已漸消滅。而吝惜身命。希於苟安而止者。所在皆是。風敎陵遲。志節穨喪。其進於惡也。蓋已甚矣。

二如日本人言。日本維新以後。以新道德與舊道德相參。其奉法守節。勝於往古。曩者輕果好鬬之風。漸轉而爲國家死難。此固社會道德之進善者。雖然國勢漸隆。法律漸備。納其臣民於軌範之中。諸公卿間。求其剛嚴直大如西鄉隆盛者。蓋不可復覩矣。往者雖輕俠自喜。而士人之倜儻非常者。亦往往而有。若中江篤介福澤諭吉諸公。誠可爲東方師表也。今其學術雖勝於前。然有不爲政府效用者

乎有不爲富貴利祿而動者乎日本維新才四十年而其善之進如此其惡之進亦旣如此矣

三如中國中國自宋以後有退化而無進化**善亦愈退惡亦愈退**此亦可爲反比例也論者或謂周秦以上戕弑蒸報之事記於春秋者不可僂指常疑前世道德必無以愈於今此大誤也春秋之世戕弑蒸報不以爲忌常在世家貴族若乃尾生之信沮溺丈人之節亦爲後代所無雖至戰國士人習以游說爲事然豫讓聶政荊軻之後其俠烈有足多者墨翟之仁莊周之高陳仲子之廉介自漢以後可復得乎東漢風俗二千年中爲殊勝而奸雄亦出其間互相爭競而不可已唐世風烈稍近戰國矣急科名趨利祿者日多而高潔者亦因以愈多陽城元德秀特其最著者也自宋以後漸益退化至滿洲爲甚程朱陸王之徒才能自保而艱苦卓絕與夫遁世而無悶者竟不可見此則善之退化矣矯稱蠭出詛盟不信官常之墮敗士風之庸猥黨見之狹陋工商之狙詐此誠可謂惡也夫善惡雖殊而其資於偉大雄奇之氣則一然觀今日爲篡者惟能爲石敬塘吳三桂

而必不能爲桓溫劉裕爲姦者惟能爲賈似道史彌遠而必不能爲元載蔡京朝有諛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鮮大盜士有敗行而無邪執官有兩可而少頑嚚方略不足以濟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衆此亦惡之退化也

苦樂何以並進凡苦有三一曰怨憎會苦二曰求不得苦三曰愛別離苦樂者反是苦又有二一曰苦受苦事現前逼奪身心不能暫捨是爲苦受二曰憂受苦事未來預爲愁慼苦事已去追爲痛悼是爲憂受樂亦有二一曰樂受樂事現前瞑瞞眈溺若忘餘事是爲樂受二曰喜受樂事未來預爲掉動樂事已去追爲顧戀是爲喜受世界愈進相殺相傷之事漸少而陰相排擠之事亦多彼時怨憎會苦惟在憂受不在苦受惟此一苦或少減於曩昔需求日繁供給不逮求不得苦較前爲甚所求既得其樂勝前一旦死亡捨此他去愛別離苦則較前爲最甚非直如是而已一感官愈敏應時觸發其感樂則愈切其感苦亦愈切例如犬羊娩乳煕怡自得人間婦女則以娩乳爲最苦以文明人較野蠻人則娩乳爲尤苦也二衞生愈善無少毀傷其感樂則愈久其感苦亦愈久例如蛙失其肢守宮喪尾習爲故常則補缺力亦易發

達。喪失未久。完具如故。高等動物。無常失肢體之事。偶爾喪失。則補缺力亦無所用。又如野蠻人衆。刀劍瘡痍。應時完好。文明人衆。則無此事。雖有藥物。而傷甚者。必難驟復也。三思想愈精。利害較著。其思未來之樂愈審。其慮未來之苦亦愈審。例如火將焚棟。燕雀處堂。顏色不變。若在小兒。亦鮮危怖。其在成人。則望氣而矍然也。四資具愈多。悉爲己有。其得樂之處愈廣。其得苦之處亦愈廣。例如貧子家中。徒四壁立。一身以外。無所受樂。亦復無所受苦。若在富人。田園金帛。圍繞形軀。多得一物。即有餘歡。略失一物。亦有餘憾也。五好尙愈高。執著不捨。其器所引之樂愈深。其器所引之苦亦愈深。例如狎客冶遊。所遇既廣。無所纏綿。順之不爲甚樂。逆之不爲甚苦。若篤於伉儷者。稍有乖違。其苦已甚。又如學究鄙儒。恣意記錄。不勞心力。得失之間。亦無苦樂。若耽於撰述者。略有殘損。苦亦隨之。六夭殤愈少。各保上齡。其受樂之時愈永。其受苦之時亦愈永。例如蟪蛄朝菌。一瞬已亡。其苦其樂。亦云暫矣。若在牛羊。其壽稍永。常得豢養之樂。亦常受鞭箠之苦也。如上所舉。苦樂相資。必不得有樂無苦。善惡並進。猶云汎指全體。苦樂並進。則非特徧於全體。而亦局於一人。其並進之

功能蓋較善惡爲甚矣

上來所述善惡苦樂二端必有並進兼行之事世之渴想於進化者其亦可以少息歟抑吾嘗讀赫爾圖門之宗教哲學矣其說曰「有惡根在必有善根若恬憺無爲者其善根亦必斷絕」此謂惡尙可爲而厭世觀念則必不可生也不悟厭世觀念亦有二派其一決然引去惟以出此世界爲利亦無餘念及於衆生此佛家所謂鈍性聲聞無有善提種子者也其一以世界爲沈濁而欲求一淸淨殊勝之區引彼衆生爰得其所則不憚以身入此世界以爲接引衆生之用此其志在厭世而其作用則不必純爲厭世耆是則何不可厭世之有抑吾又讀羯通哥斯之社會學矣其說曰「凡彼樂受先由軋轢第一軋轢惟是苦觀第二軋轢始有樂觀」此謂苦不可厭於苦受後得有樂受繼之而起也不悟人之追求固無窮極方其樂時雖知有樂久之而其樂亦可厭矣則必求一新樂以代其已謝者於是第一軋轢之新苦又必先於新樂而生求樂無已其得苦亦無已後得之樂果足與先受之苦相庚償乎況其所謂樂者同時必有苦受與之方軌麗驂而進是先受之苦爲純苦而後得之樂惟

是苦樂相參也然則進化之樂又曷足欣羨也哉或曰今之世未爲究竟進化善惡苦樂猶未達於頂點故人之希望者多而厭棄者猶少無寧任其進化使人人知有世界極惡自身最苦之時則必有憬然反顧者當爾所時厭世之說于是昌矣此其爲說亦本赫爾圖門調和進化厭世二主義者世有勇猛大心之士不遠而復吾寧使之早棄斯世而求之於視聽言思之外以濟衆生而滅度之縱令入世以行善爲途徑必不應如功利論者沾沾於公德私德之分康德所云「道德有對內之價值非有對外之價值」者庶幾近于「無漏善」哉何以故盡欲度脫等衆生界而亦不取衆生相以一切衆生及與已身眞如平等無別異故既無別異則惟有對內之價值而何公德私德之分乎其次無勇猛大心者則惟隨順進化漸令厭棄夫以進化之力使斯世趨於爲鬼爲魅則自阨窮而知所返此法爾無可遁者然隨順進化者必不可以爲鬼爲魅爲期望於進化諸事類中亦惟擇其最合者而倡行之此則社會主義其法近於平等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此中無有二
亦復無
有一大智善見者
如理巧安住無中
無有二
無二亦復無

排外與國際法

漢民

於此有當附言者。則當時瓜分政策爲均勢主義所調和於是有所謂列國之對支那鐵道政策蓋其恣力經營者不啻爲經濟問題而關於列國勢力消長至重大也故各國各發展其勢力爲相較平和的競爭而今日喚起國內輿論鼓動其排外之熱力者要亦以此問題爲最有關係嗟夫敷布於四百州之大動脈而朘蝕其膏腴扼制其死命使奄奄一息以待盡誰其能之據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英國公使之調查。則列國重要之占有線如左。

一俄國占有線。

(甲) 滿洲線。即東淸鐵道。由此線之北端。至浦鹽斯德。長千四百餘哩。其中經過支那領土之滿洲地方線路約千哩。　此線路割讓純出於戰略的。以其通過地方之大部分。雖天然富沃。而人口稀疎。其將來之收支久不相償。世人所共知也。

第七號

(乙)旅順大連灣線。此線自滿洲線分岐而達於此二港。長約四百哩。

(丙)此線自山西太原府起。而趨向東南於正定府而與蘆漢幹線連絡。

二、法國占有線。

(甲)自東京經紅河而達雲南約二百哩。　依法國資本家之策畫。則此線尚將爲自安南達四川幹線之初步。

(乙)自涼山經廣西省龍州而達南寧約百哩。

(丙)自北海港(廣東省廉州)通於內地約百二十哩。

三、德國占有線。

(甲)自膠州經沙州而達濟南府。長四百二十哩。

(乙)自天津達鎮江之幹線約六百哩。　英德公司經營之。

四、英國占有線。

(甲)山西省線。約二百五十哩。　當時並許英國商人北京公司。以盂縣平定州忻州潞安府蒲州府平陽府等煤炭鐵鑛開採專有權。及其石油開汲之專有權。

且爲連送煤炭之便利。許以與支那中原幹線鐵路或河川航路相連絡之鐵道支線敷設權。

(乙)河南線。此線特許亦與山西省同。豫定亘通於河之南北。

(丙)直隸省諸線。由北部支那本部北京出天津。由天津達於山海關牛莊。約五百哩。

(丁)直隸省至江蘇省線。爲南北幹線之一。天津鎭江線之半。即英德公司經營。其長六百哩。

(戊)江蘇線。其長約百八十哩。

(己)江蘇安徽河南連絡線。其長約二百七十哩。

(庚)江蘇浙江線。自蘇州起經杭州而達甯波。長約二百哩。

(辛)浙江省線。自支那政府許與浙江省內諸鑛山開掘特權。同時併與以鐵道敷設權利。

(壬)廣東線。自九龍至廣東港。約百哩。

第七號

（癸）湖北廣西廣東貫通線。自漢口至於廣東。其長約六百哩。

（子）雲南貴州四川貫通線。此線長約七百哩。

五、美國占有線。

粵漢線路。自漢口至南方廣東港。爲一大幹線。長約六百哩。

六、比利時占有線。

北京鐵道。即北京漢口線。其長六百五十哩。乃至七百哩。自直隸省經河南省達湖北省而達於漢口。

故千八百九十六年乃至九十八年之間。吾國鐵道。乃幾盡落外人之手。而鐵道所至礦產之利隨之。爲礦產運輸之便。而鐵道又許其擴充輾轉隨人不可思議詎滿政府既不解爭此利權。而列國之野心亦極盛於爾時也。按外國人營業許可本屬於國際私法之範圍。國內主權。自由行動。非外力所能干預。然若清政府與各國之交涉。則其要求者不爲個人而爲政府。其與公司訂立合同之外。大半定諸條約（如俄占滿洲線。以千八百九十六年清俄密約而割與。法占北海港

線。則並規訂於廣州灣租借條約第七條。其英國占有直隸省諸線及揚子江流域中諸線。皆以反抗俄國之勢力而強要以得諸清政府者。此外政府匿不公布。然大概推之。則純然爲一公司私人之性質者尠矣）若曰由某地至某地惟締約國有敷設鐵道之權而他國不得侵是直一勢力範圍之變相而已試觀諸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英俄協商以二國於支那之利害接觸問題欲其不相衝突。乃爲協約。其第一第二欵。即以長城以北爲俄國「鐵道敷設許可之範圍」以揚子江流域爲英國「鐵道敷設許可之範圍」說者謂其避「勢力範圍」或「利益範圍」之熟語而特造「鐵道敷設許可之範圍」之新名不過外交上善爲詞令聊厲尊重支那政府之意然則當時之爭鐵道敷設權者寧有一私人營業之性質耶」

凡今日吾國人所爭於鐵道權者。皆爲事實論。而究極其弊害。此非本論範圍。而言者亦既詳盡矣。然吾輩以爲玆事不必問其結果。即其締約之日權利許與之時。領土主權已受他人限制而莫可諱。何則。領土主權於國內可以絕對行使者。國際公法之原則也。而爲之例外。有所謂國際地役者。則恆因於戰勝國

對戰敗國以爲媾和條件之一。而規定其義務於條約中。不然則有相當之報酬。而交爲制限。又不然則迫於强國而使負其義務者也。於版圖內使屬於自國主權之行爲。因地役權之設定而不能爲之者謂之消極的地役。使不屬於他國主權之行爲爲地役權之設定而能行之自國版圖內者謂之積極的地役。夫通商條約以保自國人於他國之權利而基於友誼得於或之程度而受或之優待(如或種權利外國人本不能與內國平等享有。而條約上特別與之。亦爲例外也。) 亦對等交際所常有者今世文明各國以鐵道爲運送機關爲國家之公路又關係於國防故其敷設以國有事業爲主即其認可私設者亦未嘗以與外國人也縱令其國鐵道法無否認外國人之明文而不得以其無明文故爲反對之解釋謂外國人即可享有唯於通商條約有特別之許與然後外國人乃有此權利然其因條約而得享有者乃得與內國人一體有此營業之權利即有受許可敷設之權利而已若夫就條約爲一定之規畫於一定之地域使明認其國占有之權是則誠所謂不屬彼國主權之行爲而行於我國版圖內爲國際地役權之

大者如清俄密約及膠廣租借條約等其所許與之鐵道敷設權者不獨爲國與國之關係領土主權受其制限求之文明國國際間無此類例也故曰不必問其事實之結果而政府失敗之罪已莫逭也自瓜分支那論之聲焰稍熄而對支那之鐵道政策亦爲之緩其間如粵漢線路則竟爲我國收回國民主張權利之反響如是顧外人雖不急於着手而以擁護其既得權故亦往往相持不決竊謂各省宜要責政府使盡公布其與各國關於鐵道條約等而視其厚有條件期限今已過時喪失者則前約自可廢棄而利權可以回復即按於國際地役權之性質亦有因其久不行使爲消滅之由者故於法理亦爲無迕爭國權而講救濟之術非兼有所研究於法律事實之二方面而不能凡此皆我國民之責任也

第二　國家平等權

聞其國家能與世界强國平等者則喜而反是不能者則悲故國際法上國家平等權若根於性法而學者所不得不維持也然國際法所謂平等權者不能悉如普通之觀念謂一切平等無有差異也特謂苟得爲獨立國則國際法上立於同等他位

而有平等之權利義務而已故從來學者言平等權分而爲二。

一政治的爲不平等。　此說以羅連士之言爲代表謂檢國際法之歷史沿革。令人疑國際法上之平等權爲陳腐之論所謂歐洲協調者以六强國握其權而支配歐洲全局。（六强國謂英法德俄墺意也）而在亞美利加大陸則美國有持孟羅主義而爲覇者之勢。此等事實將終顚覆國際法之平等權使爲無意義者也。此傾重於事實論者而要爲治國際法者所不可忽。蓋大小强弱厥分不均淩暴侵壓若自然之趨勢若以國家平等爲不貳之原則而可支配列國雖政治之問題亦欲使各占平等之位置則强國之協調既不因羣弱小國之提議而破而不自量度且將召亡恥辱夫以一國之政治尚不能與其國之法律盡同其範圍況國際法之强制力猶有缺者耶故關於政治的平等不平等之競爭非國際法所能規律也

二法律的爲平等。　此說自葛蘭斯丟以來一般學者所共認。瑪爾丁曰。以國際法言。則各國皆平等而强國大國無稱也。且此平等權。小國屢得以之爲後盾而拮抗於强大者。其價値匪輕。此其表面若與羅連士之說相反。而實則各就其一方面立

言不相悖也。同爲國家即各有平等之權利義務非惟理論之不易抑亦勢所宜然何則屛小國於國際法之外不啻爲弱者之不利而强國之所損亦多亦有怯於國際社會之輿論而不敢恣强暴以違法者故小國得持以相抗非偶然也

日本秋山雅之介駁平等權反對說曰。此說混國際公法之法則與國家勢力之輕重爲一。而不知抉別者。以國家之平等權爲不存在則其結果因於國力之大小强弱與國運之盛衰隆替而異其權利義務。國際法自體將至不能成立。於實際國家之財產權管轄權。其他之一切權利義務。各獨立國悉立平等之地位。履行其法則無有差異。故平等權之存在與國家他權利同爲斯法之基礎也。

由上學說。足知平等權之意義與其存在之理由。今世雖有富於野心之强國亦未聞舉此權而蹂躪之者何者彼於政治上其勢力輕重固優爲之無事於此冒不韙之名即如各國租借條約已爲長期占有而曰。「不妨中國之帝權」英俄協商設定勢力範圍而曰。「無有犯侵支那主權之意思」所以爲是婉曲之文字即根源於國際平等權而來雖侵其國之實權而表面猶不失外交之敬禮也威斯特歷以國際

第七號

平等權爲有二種。其一、有國際法上權利義務者。限於獨立主權國。於其適用國際法而爲同等。其二、則或之義務。例如中立義務。不因其國而易舉强弱大小完全主權國一部主權國皆負之爲同等。此其二說。學者譏爲自相矛盾。以其第一義謂非獨立完全主權國則不平等。而第二義謂完全主權國與一部主權國爲平等。於論理不貫徹也。然實際則亦生是區別。如爲半主權國者。無派遣外交官領事之權。無宣戰媾和之權。無締結條約之權。其權利皆屬之其宗主國。或保護國。（對彼保護者言之）即國際上不法行爲之責任。亦其宗主國或保護國代負之。則謂之不與獨立國平等。自無疑義。而反一面觀之。則苟非不爲獨立主權國者。其爲有平等權亦無疑義。若完全主權國與一部主權國。亦爲平等。則指其限於或之義務。而威斯特歷所舉例。以如英倫及其保護國爲負同量同種之中立義務。羅連士釋之。則曰英大國也。然其國旗不能爲戰時禁制品之庇護。荷蘭小國。其國旗亦同等。故勿論國之大小。其義務皆無由免。竊謂威斯歷特第二義。於義不完。非徒與第一義刺戾也。言平等權必當主重於權利。其云義務。亦當對權利而言。其彼此相互各有其權利義務如是

始足言平等僅舉一端以爲是所負荷無有差別亦爲國際上平等權是其義不已偏隘而名實不相稱耶

是故各國惟各有主權故能獨立各皆能獨立故能爲平等對於他國得自主張其國爲平等他國相視亦不失爲平等以此權源而國家乃有國際法上之平等權此譬之於一國人民其皆有人格皆有能力者即皆當爲平等平等者非假擬之本其固有存在者而稱之也是則言國際平等權者當以有完全主權獨立國爲限而所謂一部主權國半主權國皆所不與焉以曰半主權曰一部主權則不爲完全獨立其爲國際法主體之人格爲不具備即其權利義務亦必爲不平等猶人格不具備之人於其國內法亦不能與他氓齊等而行使其權利履行其義務也且其最易分明者則凡從來半主權國一部主權國其遣使締約宣戰媾和國際上重大之行爲皆必屬諸其宗主上國或保護國是何自對他國而主張其平等而他國對此有代行國際重要之行爲有爲宗主保護國以臨其上者又何自而認其國爲平等耶

滑鐵爾氏以演繹法證明國家之平等（凡威斯特歷國際法要論第七章第一段所引）曰國民者當視爲生活於

自然狀態之人格者。故各個人於自然之狀態爲平等。各國亦同等也。侏儒巨人等爲人。小國大國等爲國。凡國民有同一之權利義務。不可使或國民比於他國民所享有爲獨多。威斯特歷以其前提而解爲國際法可一般適用。而不可使或國家比於他國家其權利義務爲獨異。雖然其所以据爲前提者足以證强弱大小國之平等矣。而不足證完全主權國與一部主權國之爲平等國內法因不以侏儒巨人而判別個人之權利義務。然其無能力者無人格者終不能與有能力有人格者得同等之法律適用也。國雖弱小而猶有完全主權即不失爲獨立而得與强大之國爲平等。(所稱平等皆法律的意味)若彼國方員雖大而已爲一部主權或受人保護即失其獨立之資格而豈侏儒巨人之比耶

夫昧於此者非細故也。吾中國之失高麗也。半由國力爲之。半亦由外交之失敗。所以啓爭而反授人以不直之口實者則以宗屬問題爲主腦高麗自明以來已具藩服之形式於中國。非徒如國際法上所謂偶以强國之力而左右之也。然淸政府不知高麗屬國無有與他國平等締約之權其權實中國握之而明治九年乃任其

與日本結修好條約其第一款即云「高麗爲自主國而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此約也成則前此中韓宗屬關係殆歸於無效及日本使臣來開談判而清政府謬答之謂「朝鮮雖清國之屬邦然其土地非清國所領故內治外交共任其自主」夫既云內治外交任其自主則明明認爲獨立國矣而猶爭宗屬之名此所以先授人之口實也其後韓京事變清政府欲執牛耳而居間於日韓之交涉及保護各國使館(事在光緒八年)而日本政府以前此未經由清國已與高麗政府直接議定而爲對等條約今無更依清國調停之要據條約而行事即各使館亦毋煩代爲保護至甲午清政府出師以援高麗直引爲保護屬邦之慣例而中日遂致開戰故始終横梗於中日兩國間題之主點爲屬邦獨立之辯爭以其有明治九年之約彼遂得據以爭高麗有平等權中國以宗主國臨之則不免於蔑視第三國之條約而反干不韙然清政府一方既欲鞏固其宗屬國從來之關係一方輒聽其內治外交之自主矛盾自攻授人口實其故皆坐不知半主權國被保護國於國際法上之性質且不知國際平等權爲非其所有至於進退失據也數百年之藩衛失諸一朝吾國人舉

懷敵愾而怒師干之不力耳庸知政府外交之失敗乃爲之重要原因耶

然則國際平等權者不異爲獨立國與非獨立國之界限其於法律上既不爲他國所認而其國亦不能自主張者必其已失獨立資格已降爲半主權國一部主權國者以獨立之國而使降爲半主權一部主權國則非由於征服或協商之合意亦國際法所不容認故雖弱國與强國遇其政治的不平等縱不可避而法律上則固可以主張有國際平等權而他國亦不能不相視以平等以其不能遽視爲半主權國一部主權國之匹也然而其爲作用乃止於法律之範圍而不能並包政治之意義且常麗於儀式而實質較少故强大之國樂以此籠弱小謂平等以禮義相接其狡也弱小國以爲此等約猶不失其平等而喜其愚也。蓋國爲人弱有不必至於法律上不得平等而已爲甚可悲者故一國國民欲振强其國者不當以法律上之平等權爲足而爲政府者僅葆此權遂欲以釋吾民之懟尤其末也

雖然平等權之所以重有價値於國際法者。自其消極之方面觀之非自其積極之方面其有之也。若無足爲損益於其國。而無之。則至不能以爲國。故有爭之維烈者。

而國與國之交際其一方為權利者其一方即為義務義務者承認其權利且不侵害之之義務也則凡承認有國際平等權者即莫不有互相尊重其權利之義務此在文明國間以之為平常而新開之國反奇視之瑪爾丁曰國際法上國家付於榮譽及道德之地位有同一請求權猶個人於道義上之人格故對於其榮譽而有加侵害者則國家有要求損害賠償之權利至不能維持其榮譽之國家則失此請求權而其述尊敬榮譽之權利而來者有二一則國家表彰其國民的榮譽之徽號有尊重之之義務例如當尊重其旗幟紋章尊號等輕侮是者即輕侮其國家也二則國家者不可不尊敬代表國際上交際之人即有侮辱其君主或外交之代表者得為開戰之理由同時學者亦大抵用其說按之古來國家以其榮譽損辱（即上所舉或輕侮其國旗或不禮其代表者之類）而要求損害賠償甚或兩國失和而以兵戎相見者其例不勝枚舉以其相守之易而犯之無益且以召釁故非至愚蠻野之國未有以蔑視此權利為自得者即其或不及察而犯之者亦不數見也

國際平等權亘於國際法全部之權利義務而學者著述言平等權獨舉國際上之

第七號

儀式敬禮而遺其他以他既通國際法之全部則無由列舉與爲特別之說明而儀式敬禮則因爲平等權之專屬也又儀式敬禮爲衆見而易知使其見黜而不爭則將不免弗能維持其榮譽之誚故其實際縱無所損益於其國亦不能強忍不爾且無以對第三國秋山雅之介曰。國家間之禮儀。於維持國交有大關係焉。感情衝突。往往致平和之破裂。故言外交者無輕視之。此言亦泛言其概。若就瑪爾丁所舉。其有侵犯人國榮譽者。則又各視其程度而得惡聲之反報耳。蓋在平時相互無失則不過外交上尋常一二事序而禮既有缺則直以爲爲國際平等權而爭也

關於此點。吾有言以忠告吾國民。凡今世列國之競爭咸以實益其自怙而排斥他人者以規律出之未嘗授人攻柄也而吾國民則未盡喻是其所爭亦恒在於實益而意所拂逆則將舉一切報復之而弗顧無實力以爲盾既鬱憤不伸爲淺俗所驅又輕妄弗擇於是所徑情快心者則惟國際上儀式敬禮之問題爲最易犯吾不欲毛舉此等。故實以刺吾國民之過。而吾固見有因是而所圖失敗並令彼國得報我人以野蠻之名然則爲此無意識之舉動者誤謬大矣吾又探其本以爲爲此者

政府始終爲其戎首。庚子以前。政府賤外者也。康熙時代。曾命俄使以三跪九拜之禮。乾隆時代。亦曾以脅英使。而累代誇爲美談。然曩日二國之使節。固與十九世紀之外國公使迥異。故其後各國使臣爭其禮式不決。則不復請謁。以侮人者自尊。其事正復無聊。然賤外之思想。無所發乃發於此。至導義和團擊戮他國代表者而極矣。辛丑媾和。竟附覲見禮節。禮皆平等。然此後之政府。則媚外者也。宮廷之中。日夕謙見。致禮嘉賓。惟恐不及。前倨而後恭。輦轂細民。間亦揣摩成風。氣多衆弗慊。有激而動。遂逾常軌。故曰政府始終爲戎首也。吾忠告吾國民。吾人當顧存其本來之目的。勿爲無識之舉動以自敗。凡諸儀式敬禮。自有慣例。無亢無屈。其自爲謀。固不止於形式。其施於人。胡爲俾之藉口。若我能內强以恢復我國權。則外交之進步如見。彼徒爲媚以求無事者。尤可笑耳。

（未完）

第七號

深耕溉種
植苗欲稀
非其種者
鋤而去之

956

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

精衛

（丙）關於孟德斯鳩之說

該報之論孟斯德鳩之學說也。其第四號第八頁云。

共和立憲制、其統治形式、不可不採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論、蓋非三權分立、遂不免於一機關之專制也、

而其下批評第一句即云。

此說亦萬不能實現者也、（第四號第二十二頁）

此其論理之矛盾亦與論盧梭之說同。無俟複述。然吾今尙進一步以言曰。孟氏之三權分立論凡立憲制度皆當采用者也不獨共和立憲制爲然即君主立憲制亦莫不然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立憲也而其說之實現則隨立憲制度之實現而實現故謂孟氏之說不能實現者即無異謂立憲制度不能實現而十八世紀以來立憲制度起自歐美及於東洋論者寧獨熟視無覩耶繩以論理固大謬求之法理尤愈

非矣。世有疑吾言者乎。請紹介學者之說以闡明之。以下所論。多本孟德斯鳩氏法律精神論。德國學者耶陵尼氏國家直接機關之特質。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氏權力分立論。附注於此。

三權分立之說所以除專制政治之壓制者也蓋所謂專制一言以蔽之曰國家之權力總握於唯一機關而已夫其以一機關總攬國權專斷一切故其爲善爲惡都無限制於是國家之秩序與國民之自由皆無可保孟氏起而倡權力分立主義謂國家之權力當分寓於三機關而是三機關皆互相獨立於自己之權力之範圍內不立於他之機關之命令權之下而獨立行使其權力更端言之則權力之分立不外乎機關之分立也是說摧破專制政體而爲立憲制度之必不可缺之精神近世立憲制度殆無不采權力分立主義者特其采之之程度各有不同耳其極端采之者一曰北美合衆國憲法此憲法制定於一七八七年至於今日亘三世紀効力不墜其間雖有十五回之修正然其大體固無所變也而其憲法第一條第一節曰『凡立法權。屬於合衆國議會』。第二條第一節曰『執行權屬於合衆國大統領』。第三條第一節曰。『司法權屬於一之最高裁判所。及下級裁判所。』其顯示三權分立主

義瞭然共見者也。於是其重要之原則。(一)議會之議員與政府之官吏。同時不得兼任。(二)政府之代表者不得於議會有發言權。(三)政府無參與立法之權。議會亦不得左右大臣之進退。(四)法律之發案權專屬於議會。政府不得有此權。(五)執行機關。雖不得參與於立法。然大統領有不認可權。(六)解散議會之權。大統領不得有之。凡此諸原則皆極端采三權分立主義者也。而於歐洲大陸爲立憲制度之先驅者厥惟法國。爲法國立憲制度之根源者厥惟一七八九年之人權宣言。其第十六條曰。「非權力分立之國家非有憲法者」。及其一七九一年之憲法及一七九五年之憲法皆直接模範美國實行三權分立主義。雖於上舉六原則略有變易。然其大體固相類也。以三權分立主義之盛行於歐美也若此。而論者乃武斷之曰萬不能實現。何孰視無覩一至此耶。然孟氏之說。固非完全無缺。即上舉各憲法亦非能運用無礙。今者法一七九一年及一七九五年之憲法。固已改廢。而美之憲法。其實際亦非能墨守當日之條文。若是者何也。則以孟氏之說於國家之機關與國家之機能之關係有所未審也。蓋國家之機能複雜相連於其內部常有不能盡然分離者。是故

立法權或司法權之機關時不得不參與行政而行政權之機關亦時不得不參與立法司法機關之分立與機能之分類不能一致也而孟氏以一機關專掌一機能他之機關不能參與此其所以不適於運用也且如孟氏言則此三機關各同等獨立以行使國家之權力足破壞國家之統一尤理論之不可維持者也（此說與主張權力集一主義者詆譏孟氏之說不同。彼蓋以三權分立。爲破壞國家之統一者。其理論謂國權不可分。分之則破壞國家之統一也。然此說甚誤。孟氏非謂權力本體之當分立。乃謂行使國權之機關。當分立耳。故其說不足以難孟氏。若吾今引之說。則謂行使國權之機關。若純然分馳。則互相牴觸。終足以破國家之統一。與前說不同。不可混而一之。）故近世立憲制度所謂三權分立主義其大體傳自孟氏而其缺點則修補之其所謂分立者非純然無關係分離孤立之謂也以不相牴觸爲限各自獨立之謂也故一國家中雖有三獨立機關而於國家之統一決無所損此其立論之精遙足以濟孟氏之窮者也而其立憲制亦與極端采權力分立主義者大異彼謂立法權專屬議會政府唯有執行權而已不得有所干涉而近世立憲制則異是凡法律固不可不經議會之議決而政府非全然無關係於立法者也政府固行政爲專責而議會非全然不參與於行政者也此其相異之一也彼謂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各相對立而近世立憲制則不然法律

者於憲法之下國家最高之意思也行政及司法皆在其下不得違反法律以保持其統一且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亦非全相分離而絕無關係者此其相異之二也有此二相異。故三權分立之制。可以無弊。該報第三號。論共和制度之難行。由未知此故耳。此爲近世進步之法理亦即近世立憲制所采用者美國憲法雖至今未改而政治之趨勢固傾於此矣其他君主立憲制雖重民權如比利時重君權如普如日本皆不外乎本此以爲立憲制故權力分立主義爲各立憲國普通之原則其程度雖國異其趣而其大體則相類也而孟氏之說遂爲十七世紀以來諸立憲國所依據其節目雖屢有更易而其根本未嘗動搖也主張權力集一主義者。則與孟氏之說。根本不能相容。然以吾觀之。彼於孟氏之說。猶蚍蜉撼大樹而已。無足數也而論者武斷之曰「此說萬不能實現」得毋子貢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乎乃進而觀其「不能實現」之理由則又至淺薄該報第四號二十二頁云。

> 此說亦萬不能實現者也、此其理近世學者固多言之、吾於所著開明專制論第七章亦曾述之、然尋常學者之言其流弊也、不過謂機關軋轢而缺調和、謂施政牽制而欠圓活、夫此猶爲民政基礎已定之國言之耳、若新造時、則其弊猶不止

此、蓋危險有不可思議者焉、請言其故、凡一國家、必有其最高主權、最高主權者、唯一而不可分者也、今三權既分矣、所謂最高主權者、三機關靡一焉得占之、然則竟無最高主權乎、苟無之、斯不成國矣、既有國家之形、則必有之、然則三權分立之國、其最高主權安在、曰仍在國民之自身而已、（中略）則三權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也。

此其理論之謬。非可一言盡也。强分二段駁之。(一)該報謂「最高主權、唯一而不可分、今三權既分矣、三機關靡一焉得占之、」此直以權力之分立爲權力本體之分割理論之不可通者也該報於開明專制論第七章。曾譯日本穗積八束氏立憲制下之三政治一篇。並加以揄揚。而原着首段即痛論此者。宜未必熟視無覩。吾今即節譯其語。還以質之。原著有云權力之分立云者非謂國權之分割謂分運用國權之人而已此孟氏所自言者蓋國權者國家之意思也而國家爲無形之人格非固有自然意思者故配合自然人之自然意思以構成國家之法律意思立法司法行政固國家唯一之法律意思（國權）然欲使此唯一之法律意思（唯一之國權）成

立必於其後有一人或數人之自然人之自然意思存在然後可是則三權分立之精神非三分國家之法律意思(國權)之本體也乃對於爲其分子爲其內之發動機之自然意思欲析而分之也分之云者期於不混同而已非孤立之意乃獨立之意也(以上節譯原著之要語。以下別爲論媒。蓋對於原著。祇取其解釋權力分立數語而已。若國權之主體。究將誰屬。則原著者之所說。與下之所述。正相反也。)是故孟氏所謂權力之分立即不外乎機關之分立而已國權之主體在於國家而發動國家之意思者則分任於三機關蓋國家固須有單一之意思然謂國家之意思不可不依於唯一之機關而發動則大誤也國家所以須有單一之意思者謂國家之中若有二意思互相矛盾而同時發動又有同一之效力則國家之統一將不可保也然使國家雖有二以上之機關互有獨立之地位而當其行使國家意思作用之際其二意思之間決無矛盾之患則又何損於國家之統一者道在使此諸機關雖各分立又互相連屬以不相矛盾爲限能卓然獨立此則近世立憲制度之精神也(即上文所謂司法行政皆不得違反法律等是。)該報昧於此旨。既謂三權分立即爲分割唯一之主權。又謂主權既分。三機關無一得占者。其立論之謬。乃至於不可瘳。(二)該報又謂「三權分立之國、其

最高主權安在亦仍在國民之自身而已故三權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權在國民之政治也』此則又陷於國家客體說之謬者也國權之主體國家也非在君主非在國民論者亦既知之矣（論者雖知之。而同時自相挑戰。復采國家客體說。吾前文詰之。該報第七號答辨。謂實非爾爾。即如開明專制論第四章所云。乃言管商之學說而已。且附以注云。但就專制言專制。夫彼第四章所言。自下定義。與管商何有關係。工於諉過若是耶。至於就專制言專制云云。乃不值一笑。主張國家主體說或客體說者。乃明國家之法律上之觀念。與政體無涉。無論爲專制政體。爲君主立憲政體。爲民主立憲政體。其理論皆一貫。非謂因政體之不同。而國家主客之位。亦因而異也。該報第三號第五十頁之注。吾固已劉覽及之。此無關宏旨。故不置辨。何必故自搜檢以供人指摘耶。）而同時又主國家客體說何也自相挑戰今猶未決勝負耶大抵主張國家主體說者以謂無論政體若何主權皆在國家而主張國家客體說者則謂於君主國則君主爲主權者而國家爲客體於民主國則人民爲主權者而國家爲客體其間復有二小別其一以爲君主即國家而人民爲客體其二以人民即國家而君主爲主體論者嘗同時主張三說自相挑戰之烈令人駭然不敢爲左右袒嗟夫論者良勞苦吾今且作壁上觀俟自相挑戰者驅除強敵明定一尊然後乃吾發言之時耳然論者駁孟氏之說統觀全篇可謂無一語能抵其隙者也

該報侈陳法理不可毛舉然其最巨者一則爲尊波倫哈克之說所藉以詆革命不

能得共和也。二則爲駁盧梭孟德斯鳩之說。以爲其說不能實現。故共和立憲制。亦萬不能實現也。此二端爲該報最大之論據。所恃以自完者。故不憚詞費。一一駁之。其他支辭碎義。則不足以成問題。別爲雜錄。以發其覆可耳。

第二駁該報之事實論

該報第七號三十六頁有云。「吾之事實論。駁無可駁者也。」然反而觀本報第四號之駁論。其立言樹義。該報乃無以一語足以撼之。吾今引申前說。並以正該報第七號之謬說。綜計該報所斤斤者。不出二端。其一爲主張自說。即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是也。其二爲難本報之主張。即今日之國民。無議院政治之能力。故無爲共和國民之資格是也。今吾將探其癥結所在。發一問題曰。**今日之中國當爲政治革命否乎。** 此問題蓋可以一言而決也。今日之中國。非政治革命無以自存。此人人所咸懷想者。不獨本報所主張。抑亦該報所樂道者也。於是吾乃進而再發一問題曰。吾輩欲達此目的。**將恃政府之開明專制乎。抑恃國民之革命乎。** 此問題爲全文之主點。本報之意。以望諸國民者也。故

曰國民能革命。能由是以爲民主立憲。該報之意。以望諸政府者也。故曰政府能開明專制。且能由是以爲君主立憲。然欲問其能不能。當決諸其能力。（吾前文有云、中國國民、必能有民權立憲之能力、該報第七號難之曰、『所謂必能者屬將來乎、屬現在乎、若屬將來、則近的將來乎、抑遠的將來乎』、吾以爲此不成問題者也、舉淺譬以明之、今執人而問之曰、汝能挾泰山以超北海否、必應之曰不能、更語之曰、汝能爲長者折技否、必應之曰能、是故事之不能爲者、雖爲之有不能致、若其能爲、則爲之未有不能致者也、國民之求民主立憲、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乃折技之類也、又案孫君演說、論國家之發達、舉滊車爲喩、該報從而詆之、自第三號至第七號不休、其妄良足咤者、夫舉譬與舉例不同、例者、於事物全體之中、抽其一支節以爲證也、其性質必同、譬者以此物與他物相喩也、其性質往々不同。人雖好詆諆、何至指摘人所設譬者、以爲口實乎、吾此文所舉譬、源於孟子、童子所能喩者、論者若又以前日之故智相難、則童子能斥之矣、）而尤當問者。則此兩者之能力。能相輔以發達與否。例如有問者曰。吾既恃國民之實力。又恃政府之開明。改革事業。不愈速乎。此問題非一言所能盡者也。蓋國民之謀革命。以欲顚覆專制故也。其所以踣政府而去之者。所以達其目的而已。使政府不與國民爲仇。而與國民同心同德。以濟大業。則國民之目的既達。何所惡於政府。而必欲去之。各國之革命。固有其例矣。（如第三號希望滿洲立憲者曷聽諸一篇、所舉民權銳進、君權讓步、是其例也）然欲以此望諸今日之政府。則決無濟。何也。今之政府。異族的政府也。滿漢兩族。利害相反。不能同爲國民。本報第五號續希望滿洲立憲者曷聽諸文中。痛論之矣。既不能望滿人爲

我助豈能望政府爲我助耶夫政治革命事業既無他人能分吾責且非惟不能分吾責而已尤將爲吾害則擔荷政治革命之責任者惟我國民此凡我國民所宜臥薪嘗膽旦夕不忘者也此責任既屬之我國民矣則當問我國民有能盡此責任之能力否該報之意以爲今日之國民絕對不能有此能力者也故以開明專制屬之政府而國民所可任者勸告而已以立憲屬之政府而國民所可任者要求而已（要求雖較勸告爲差强、然要求須有最後之武力、吾前文云、「人民欲政府之順其要求、必其力足以制政府始可、而制之之術、舍革命軍外、固無他也、」而論者不主張革命軍、則其所謂要求、亦猶勸告而已、）是欲國民居於空言無責任之地位而舉革新事業之全部一惟政府之命也故吾下一斷語曰新民叢報者以今日之政府爲有開明專制之能力且能由是以立憲而今日之國民決無革命之能力且決不能由是以得民主立憲者也而欲正其謬當先發兩問題於左

第一滿洲人之能力能優於我民族乎　滿洲人與漢人利害

相反不能相容旣如前論所述然則此兩民族必一興一仆决無可疑而欲問其孰興孰仆則亦惟叩其能力之孰優而已**而新民叢報則以爲滿人之能力優於漢人也**於何知之於其勸告開明專制知之今日之專制君主所謂皇太后皇帝者固滿洲人也滿洲人能開明專制而我民族祇居於勸告之地位是明明以滿人之能力爲優而漢人爲劣也然須知二百六十年以來滿洲人誠優勝漢人誠劣敗然非能力之不如彼乃境遇之不如彼耳彼之初入關也乘我民族方居水火塗炭之中屠宰烹割一惟其意乘人之亂而取之非其能力果優於我也篡位之後於軍事上政治上立不平等之制度以獨占其勢力所居之地位已占優勝故得肆其志亦非其能力果優於我也蠢爾東胡安敢與四千年神明之胄相較彼曩所有者唯横噬死咋之能力今亦薾然盡矣而漢人之能力中更喪亂彌復峥嵘今日以後必其自被征服之地位一躍而登征服之地位可無疑也若是則爲政於中國者舍漢人將安屬耶故吾下斷語曰漢人之能力優於滿人之能力必能排除非種以完政治革命之責任者也

第二政府之能力能優於國民乎 今日之政府。滿洲政府也。滿洲人之能力不如我民族。既如上述。則似無須以政府與國民相較。然凡論事者當從數方面以觀。自一方面觀之。則漢族與滿族相較。自他方面觀之。則政府與國民相較也。故於此方面。亦宜研究。**而新民叢報則以爲政府之能力優於國民也。**觀其謂政府能開明專制。且能由是以立憲。而國民則祇能居於勸告要求之地位。其義顯然矣。然以吾觀之。今日之政府。以唯一機關總攬大權以云勢力。誠視國民爲優矣。然此乃勢力。非能力也。若云能力。則可謂非天下之頑鈍無恥者不足以厠於今日之政府。直可命之曰無能力者而已。若以文明之法律言之。今日政府諸人。殆皆當宣告禁治產。不然。亦當宣告準禁治產。何也。所謂皇帝以世襲得之。不辨菽麥。不失九五之尊也。所謂大臣以蠅營狗苟得之。非廉恥喪盡安得有今日。然則政府諸人。可謂一國之中至不才至無恥者。何足與言能力。而該報乃以拿破崙腓列特烈（該報所謂開明專制之君主也）。望今日之皇帝。以管子商君俾斯麥加富爾（該報所謂開明專制之宰相也）望今日之大臣。而謂全國之人。非頑固之老輩。即一知半解之新進（該報

069

第七號

（第三號三十四頁）不足言共和。祇宜受專制。何重視政府輕視國民至於如此也。然該報固有辭矣。其意以謂若云國民革命。非國民人人有此能力不可。若云開明專制。則以少數之人才。登庸於政府。斯足以有爲矣。故以範圍之廣狹而論。開明專制。所需人才。狹而易周。國民革命所需人才。廣而難普也。（節錄該報第七號之大意）雖然。爲此言者。又不免於空想之甚也。夫使一國之中。能擇民之秀傑者。皆登庸焉。寧非善事。然須問其銓擇之法。銓擇之法。能揚人才而之上。亦能抑人才而之下。今日文明諸國。銓擇之法。曰定其資格。加以考驗。曰聽輿衆之選舉。如是則其人必饒於才識者也。不然則必民望所屬者也。然此猶語銓擇之方法而已。此不可無其根本焉。根本維何。曰必國民程度咸相距不遠。夫惟國民程度咸相距不遠。其尤孚人望者。乃得爲之代表焉。故文明國之大臣與議員。非神靈首出宰制應物者也。亦即國民之一分子。所以表現國民之心理者而已。蓋國民者國家之分子。而政府者國家之機關。未有分子不良。而機關能獨良者也。今該報力詆國民。以爲至卑且劣。夫國民既卑劣若是。安得有良政府。所謂根本者固已失矣。降而語銓選之法。則苞苴而已。夤緣而已。吮癰舐痔而

已脚靴手版而已此非謾罵乃實況也如是則將何處求良政府耶於是不得不反求諸古代之觀念曰今之政府諸元老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所以牧民者也而民者牛馬而已聽其牧御者也如是結論乃爲能自完其說矣然此結論有絲毫良心者所不敢出諸口者也故吾敢斷然曰吾儕決無得良政府之希望吾更斷然曰今日之政府非足以表現國民者也政府中人一國之中至卑且劣之人也此至卑且劣之人何以能羣踞於政府則由彼以至卑且劣之手段而得之也夫惟以公平之銓選而獲登庸者乃能表現國民之心理今彼以至卑且劣之手段而得之則直國民之賊而已國民之程度與國民之賊之程度不可以相較也而撲除盜賊尤國民之責任盜賊既盡則顚覆專制之功成然則政治革命之責任舍我國民將安屬也夫今日之中國其須政治革命如此甚亟而**當負此責任者惟我國民有負此責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國民**本報所以長言反覆不能自已者。**欲我國民知負責任而已**乃該報則謂本報訣我國民而自謂能箴我國民。第七號十八頁夫本報之爲言乃責望也非詔諛也若該報自譽能箴我

國民。則亦僞甚矣。夫所謂箴者。規其過而導之於善也。以其人有如是之責任。而對於其人有如是之希望。於是見善相獎。見過相規。是乃勸其人仔肩而非勸其人放任也。若該報謂我國民惡劣。祇宜受人專制。是第欲國民放棄責任而已。其言爲辱我國民。其意爲殺我國民。何箴之有。吾友某先生有言。**國之大患在政府專擅。而國民放任。吾輩今日既欲盡言責。宜提撕國民之責任心。何竟教其勸告政府開明專制。而自立於無責任之地位耶。** 此言未知論者曾聞之否。如其聞之。願一思之。屬望政府詆毀國民之言。盍一審愼。乃出諸口也。夫**此責任既惟我國民當負之矣。即使能力未副。亦惟相與策進而已。況乎國民之能力。決非不能勝任者也。**吾今細察國民之能力。發兩問題於左。

第一　我國民果有政治革命之能力乎。 此問題又可細析爲數端。一曰力足以覆滿洲政府否。夫滿洲政府之能力。不如國民之能力。能如上文

所述。則此爲不成問題。蓋能力優强之民族。能顚躓能力劣弱之民族。無俟詳言也。二曰力足以對待各國否。此問題本報前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一篇已詳論之。今無待言。然則本問題所當研究者。今後之革命。**將不免於沿歷史上之自然的暴動乎。抑果能達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之目的乎。**

欲解決此問題。有兩要義。第一曰革命之主義。其主義而帝制自爲也。則必其沿歷史上之自然的暴動也。其主義爲驅除異族顚覆專制也。則必其能達民族的國民之目的也。而本報所主張者。爲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故其革命之主義。誠足以達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歷史上自然的暴動。其結果易朝改姓而已。不得謂之政治革命。所謂政治革命者。鼎革其政體之謂也。故非顚覆專制。不足以云政治革命。然其所以並樹民族主義者。何也。以其爲異族專制故也。於此當知民族與政治之關係。）第二曰革命之紀律。紀律者。當立此主義以求達此目的之時。所不可缺之手段也。而紀律本於主義而發生。使其主義爲帝制自爲。則其紀律或寬仁大度以收人心（如劉邦等）或恣爲殘酷以憯民志（如張獻忠等） 使其爲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則其紀律必本於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以爲民主立憲之豫備。即孫君所言約法是也。其條理非可宣之報章。至其大義。

嘗略言之矣。而新民叢報之相難。其於第三號則曰。設持此主義此紀律者居少數。則革命之目的將不可達不知革命軍之起必在於國民主義民族主義昌明之時而此主義果旣昌明則約法乃應于國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發生（見本報第三號第十五頁第十六頁。該報第七號第三十頁引之。而於約法二字之上。妄加共和二字。以之相詰。虛僞至此。理不足以勝人。乃塗改其人之文字。以爲詆諆之具。究亦何能有損於人耶。）於斯時也反對革命者惟滿洲人與其死黨而已此義本報第三號所詳言而該報第七號所未答者也。（彼自命答辯。然其所言。一則妄改人之文字。以相詆諆。一則泛論合成意力。於此義未嘗言及也。）而其第七號所言者。則謂國家不能與人民結契約故約法之說爲不足采嘻此言大誤矣。約法者革命時代革命團體與人民相約者也此時革命團體尙未嘗具國家之資格其與民定約法也亦猶國民與國民之關係而已蓋革命團體與國民之關係至爲密切其地位同也其主義同也其目的同也於是二者之間以云緩急不可不相依也以云信任不可不長保也以云目的不可不共達也由是關係乃生約法約法者規律革命團體與國民之關係使最終之結果不悖於最初之目的者也由是故與歷史上之自然的暴動異彼之暴動持其事者以宰制萬類爲目的而此則國民相約向於政治革命之目

的而進行故無相軋轢之患且尤與法蘭西大革命時異彼之革命民黨之間初無規律其關係之準則故終相戕殺以成恐怖時代而此則互相信任各有職司有法定之關係為共同之活動故無恐怖時代之慘狀約法之為用如此該報所言有一語窺見眞際否耶。

吾前文最重要之語曰。「使民族主義國民主義而大昌明也。則約法者。乃應于國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發生。」該報第七號之答辯。於此中關係。未一言及。徒泛論合成意力。謂合成意力。為國法的性質。公法的性質。與約法不同。並多引覓克彥氏講義為證。眞不恤人齒冷。案覓氏曰。法之性質。乃社會心理之規律的合成意力也。所謂法者。指最廣義。非指公法。尤非指國法。公法者。乃法之一種。而國法。乃公法之種一耳。觀覓氏下法之定義曰。規律意思者間之意思發動關係之合成意力也。(十九字為一句)而其下公法之定義曰。規律為全部之意思者與為其分子之意思者惹起基于全部分子之資格關係之意思發動關係之法也。(四十一字為一句)其下國法之定義曰。規律國家之統治組織及統治作用之法也。(十七字為一句)三者定義各殊。蓋合成意力。(詳言之。則十九字為一句、如上所述、略言之、則祗稱合成意力、此覓氏著書之例)為法之本質。所謂公法國法。其本質不外是。而各有其特質。今該報所言。以合成意力為公法國法所專有。眞怪語也。吾所謂約法。因非國家之法律。然有合於社會心理之規律的合成意力。以其為國民心理所表現故也。其強制力雖與國家法律異。而未嘗無之。此存乎事實者。要之謂約法為合成意力。無幾微之不當也。論者蓋讀覓氏國法學講義。遂謂其所謂法者。專指國法。此眞不值一笑。然於論者為巨謬。而於本問題則專屬於學理的範圍。故僅附注於此。以此段專從事實立論故也。

夫革命之主義如此而革命之紀律又如此故我國民誠能勝政治革命之任不待言也

第二我國民果有民主立憲之能力乎

該報第七號第十七頁有云。

夫國民之有立憲的共通精神、此何勞論者與吾曉々耶、立憲二字、豈論者所能專有耶、吾固持君主立憲主義者、使吾不認有立憲的共通精神、吾安敢爲此主張耶、(中略)蓋立憲共通精神、今日中國與彼所異者、精粗之問題也、即論者所謂程度問題也、共和特殊精神、今日中國與彼所異者、有無之問題也、即論者所謂性質問題也。

然則該報之意、以爲我國民能爲君主立憲。而不能爲民主立憲也。（彼文以立憲與共和對舉。可謂巨謬。本報第五號旣駁之。）而其所以爲此論據者、則該報第七號五十六頁云。

吾以君主立憲爲究竟、彼以共和立憲爲究竟、君主立憲、其所養人民之實力、但求其能爲監督補助機關而完其責、斯已足矣、共和立憲、其所養人民實力、非能爲指揮主動機關而完其責、則不得謂成功、此就程度之淺深相較、其難易之差四也、（上所言二端。皆在建設以前者。與此無涉。故不引。）君主立憲、則所以構成監督機關者、可以制限選舉行之、共和立憲、則所以構成此主動機關者、不可不以普通選舉行之、此就程度之廣狹相較、其難易之差五也、

然則該報之意。以為君主立憲易。而民主立憲難也。故該報持君主立憲主義。而力言中國國民。無共和之資格。噫。此大誤矣。夫國民之由專制而變為立憲也。繫乎能力。蓋專制國之人民與立憲國之人民。其能力固不同也。若夫既能由專制而變為立憲矣。則其為君主立憲抑為民主立憲。視其事實而已。非謂民主立憲國之人民。其能力必當較君主立憲國之人民為優也。此其理。吾前文已言之。（見本報第三號希望滿洲立憲者曷聽諸。）蓋政治革命一言以蔽之。曰君權與民權之消長而已。民權銳進。君權消滅者。則成民主立憲。民權銳進。君權讓步。於是相安者。則成君主立憲。故曰事實也。視其所遇之敵如何。而非人民之能力有高下使之然也。聞者疑吾言乎。請舉至顯之例以明之。英國者。民權發達之國也。即該報亦嘗稱為能行議院政黨政治之實者也。（見第三號）

該報言凡共和國。必行議院政治。凡議院政治。必政黨發達。然後能無弊。因舉英國政黨之發達圓滿為準。而不悟英國固君主立憲政體也。其立說矛盾至此。須知論者巨謬之點。在橫亙成見。謂民主立憲國人民之能力。必當較之君主立憲國者為優。故以為中國國民。祇能君主立憲。

然英國固為君主立憲之國。法蘭西雖民主立憲。而其國民之程度。固不如英人。若夫以政黨之發達言。雖共和如美國。且猶不及。然則論者謂君主立憲易。而共和立憲難者。果何據也。更舉一例言之。比利時之勝荷

蘭而獨立也固欲建共和政體及受神聖同盟之干涉乃改爲君主立憲政體此益足以證凡政治革命以立憲爲目的至於其結果則爲君主立憲與爲民主立憲皆存乎事實而非由國民之能力有優劣使之然也　**使該報絕對主張我國民無立憲之能力。**則吾復何言。　**乃既認我國民能立憲矣。而謂其程度祇能君主立憲。不能民主立憲。則不通之甚也。蓋該報之意。以爲君主立憲。以政府開明專制致之。民主立憲則以國民革命致之。而因其信滿人不信漢人信政府不信國民之故。是以言君主立憲。**吾可決其言之不成理也。（即以君主立憲而言。亦由國民革命之結果。汎觀各國。未有國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憲者也。政府怵於國民之革命。而讓步焉。君權民權。相與調劑。乃爲君主立憲。若該報專望政府開明專制。而國民舍勸告要求以外。無他事。則其結果祇能成野蠻專制政體。若望君主立憲、眞牴羊生乳之類耳。）　今即其所主張者而駁之其第一義曰。『君主立憲則人民能爲監督補助機關而已足若共和立憲則人民須爲指揮主動機關此程度之淺深相較有難易之別也』（第七號五十六頁）　吾將詰之曰。

然則在君主立憲國其爲指揮主動機關者何人耶寧非國民之一人耶如該報所言則國民之一人可爲指揮主動機關而二人以上則不能勝任此何說也夫在君主立憲國其當指揮主動機關之任者君主也若民主立憲國則惟議會（民主國有以國民全體行統治權者。此惟極小之國。乃得用之。若地廣人衆。則必議會行統治權。如美國法國是已。）前者曰單獨制後者曰合議制單獨制之利爲敏活而其弊爲偏倚合議制之利爲周詳而其弊爲遲複然此言制度得失耳非能力所由判也若夫語能力則君主之能力必不如議院之能力明甚蓋君主世襲者也雖不辨菽麥者亦得爲之而議員則由民選必其素孚民望者乃能爲之一也君主之爲英明爲横暴聽其自然非國民所能容喙而議員則國民見聞誠確選擇自由二也君主之無道國民舍革命外無他術以制之而議員則知其不才可以不舉既舉而覺其不才可以不更舉三也有此三者議員之能力優於君主必矣而論者乃謂君主可以爲指揮主動機關而議會不能者何也且謂滿洲之酋長可以爲指揮主動機關而代表國民之議會則不能者何也推論者之意必以爲君主者超然於人民之上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若古代人民對於君主之觀念則其說完矣

中國古代。若伏羲。神農之屬。其人皆半人半神。而黃帝唐虞及三代之始祖。其生也又皆有神怪。謂天實式憑之。非人所生也。故以天子牧下民爲理至順。於是漢劉邦亦羨之。乃創龍媾其母之說。且以其父親睹爲證。唐宋以來。皆一邱之貉。至於滿洲亦有朱果之祥。論者果據此立言。謂今日之滿洲皇帝實天生以牧我民者。故能居指揮主動機關之地位。如是則論者之說乃不可破矣。雖然。如是則但當稽玉牒進雅頌。吾亦不復答辨矣。君主世襲。爲理之至不順。古人知其然。故創天亶之說。今日君主立憲各國。君主無責任。故亦無復重視之者。乃不謂論者堅視滿洲大酋。長居指揮主動機關。如是其忠誠也。　其第二義曰。『君主立憲則所以構成監督機關者。可以制限選舉爲之。共和立憲則所以構成此主動機關者。不可不以普通選舉爲之。此就程度之廣狹相較。而難易有別。』第七號五十六頁　夫選舉制度。本有三種。(一)普通選舉。(二)制限選舉。(三)等級選舉。第三種論者未言及之。可毋論。若夫第一種第二種。皆以國民平等爲原則。而亦有其制限。所謂普通選舉。未嘗無制限也。第其制限之程度。不如制限選舉而已。其制限之至普通者。(甲)精神喪失者。(乙)未達法定年齡者。(丙)女子。(丁)剝奪公權者。或停止公權者。(戊)禁治產者。已受破產宣告而未清償債務者。除此數種特別之例

外凡國民皆平等有選舉權。行此制度者。佛蘭西、德意志帝國、德意志聯邦各國之一部、瑞士、西班牙、諾威、希臘、及北米合衆國之大部分等。固非必共和國乃行普通選舉。亦非必共和國乃不可不行普通選舉也。制限選舉亦以國民平等爲原則。於上舉各要件之外。尙須具一定之要件。所謂要件。亦至不一。如匈牙利、瑞典、塞爾維亞。則以財產資格爲要件。德意志聯邦各國之一部。則以納稅資格爲要件。葡萄牙及伊大利。則以普通教育爲要件。惟伊太利制。有一定之財產資格者。則不須教育之要件。葡萄牙制。限于戶主。有選舉權。此其相異者。各國制限選舉之法雖不同。要以財產及敎育爲標準。而其實以設財產之制限爲主。而普通選舉之特色。即在於不以財產資格爲選舉之要件。不問其財產資格之何若。皆平等有選舉權。其最先采用此制者爲佛國。此一八四八年之革命所結果也。其後勞働社會日發達。而此制遂行於各國。使中國他日而建民主立憲政體。則必行普通選舉制。蓋民生主義既實行。無所謂財產階級也。至於教育資格。則非惟制限選舉有明揭以爲要件者。即普通選舉亦固有之。何則。凡普通選舉皆有法定年齡。此法定年齡。雖各國程度不同。然如佛米各國。則以滿二十一歲爲限。德意志帝國

第七號

則以二十五歲以上爲限。（此指選擧人之資格耳。若被選擧人之資格。則佛國以二十五歲以上爲限德意志聯邦之一部。以三十歲以上爲限。）敎育年齡固已備歷矣。故各國之選擧法上雖有不明揭敎育之條件者而實已備擧也。所謂普通選擧制限選擧者如此。而該報之意則謂行制限選擧則範圍狹而得人易。行普通選擧。則範圍廣而得人難。非未嘗一考其制度。安得有此言也。如上所言。則該報謂君主立憲易而民主立憲難者。其謬可見矣。該報又謂今日中國國民。無共和國民之資格。其理由則謂未有議院政治之能力。（該報第三號之大旨）夫議院政治。行於共和政體既建設之後者也。共和政體未建設以前。安得有議院政治。然則欲於今日察國民有議院政治之能力。不可不設一條件於此。謂具備此條件者即有議院政治之能力。而此條件本報第四號所詳論者也。其結論曰。「夫我國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而民權立憲則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適合於國民」此言實吾所指爲共和國民之資格之要件也。乃觀該報之答辨者何如。

第七號三十三頁曰。

共和之眞精神、在自治秩序、而富於公益心、（所以能行議院政治者在此。）國民心理而如是者、則、

共和不期成而自成、美國是也、或且無共和之名、而有其實、英國是也、苟不能如是、而惟囂囂然求自由求平等、是未形成國家以前原始社會之心理、而決不可謂爲今世共和國民之心理也、（自由平等、固共和精神之一部分、然必與自治心公益心相合、乃能成完全之共和心理、苟爲離自治心公益心而獨立之自由平等、則正共和精神之反對也、）

夫該報所謂自治秩序公益心者、與自由平等博愛有以異耶。博愛者公益心之淵源也、不自由被治而已、安能自治、不平等階級而已、安能秩序、易其詞以攻人、而又無以易其實、無聊一至此耶。又於「求自由求平等」之上、冠以「囂囂然」三字、此等形容詞、寧有當於事理、又從而詆之曰、「是未形成國家以前原始社會之心理」、所謂原始社會、其狀態若何、俟諸社會學專攻者、然原始社會時、所謂平等自由與今世共和國民所謂平等自由、其求之之法、固有大異、原始社會時代、其求之也、以剽掠爲事、所俘獲者、斥爲奴隸、無論其所求者爲何語、其結果一言以蔽之曰、不自由不平等之制度而已、世進文明、而自由平等博愛、乃爲萬法之原則、私法上無待言矣、即公法亦何莫不然、專制之國、君之於民、猶牧者之於羊也、及乎變爲共和斯

舉自由平等之實矣即其變爲君主立憲者其自由平等之程度亦近乎共和而遠乎專制謂『求自由求平等爲未形成國家以前原始社會之心理』洵奇語未聞也。論者亦自知其說之不完乃又易其詞曰『離自治心公益心而獨立之自由平等。則共和精神之反對。』夫吾言自由平等而論者乃能決爲離自治心公益心而獨立者此用何種歸納法演繹法以得之耶吾前文言權利兼言義務夫使離自治心公益心而獨立則主張單純之利益可矣何以復言義務蓋法律許人人有自由之權利而其權利又皆平等與權利相表裏者則惟義務人得行使其權利又不可不履行其義務蓋惟能盡義務者乃惟能享權利也。故吾所言自由與責任相表裏所言平等與秩序相表裏（彼文祇詆自由平等而未言博愛故不復辨之）論者指爲『非今日共和國民之心理』吾不知何者乃足以當之也。而其所標爲『共和之眞精神』又謂『能行議院政治者專恃此』者乃不外乎『自治秩序公益心』夫此與自由平等博愛乃同物而非異物也。然則論者雖未明認我前提而實已默認我前提也。吾何多辨焉。論者欲謂我國民未有民主立憲之能力必否認此前提而後可。不能否認則吾所謂我國民有民

主立憲之能力者將無一語足以撼之也　又案彼文自謂臚擬事實。然其所舉事實。渺不可見。其第七號所舉者曰。『三年前上海某學校。其最顯著之前車。所謂『上海某學校』者。吾不知其所指。置不辨。其第三號第四號所舉者。爲留學生總會事。謂即此可見三權分立之不可。及共和政體之難能。其辭詼誕可笑。夫國家者。意力的組織也。同鄉會者。感情的組織也。於感情的團體中。欲以强制力行乎其間。能乎不能。且彼謂總會刻意欲摹共和政體。亦爲誑詞。總會總幹事嘗宣言於評議員組織會曰。今者總會章程。有法律之形式矣。然所乏者强制力也。吾輩宜以道德代之。否則雖有章程。亦難實行。其言如此。而論者乃比之上斷頭臺之路易十六。何其不倫也。又彼第四號舉去年留學界交涉文部省令事。以爲政治革命之鑒。亦全謬僻。至謂聯合會欲屠異己者。而維持會起而抗之。爲民黨相軋之證。尤爲可笑。此事吾投身已久。能以數語明其顚末。聯合會之堅持也。以爲國體所關。故急欲出於一致。維持會之堅持。以爲無關國體。不可認爲有關國體而爭之。否則他日雖遇有關國體之事。亦將不爭。其見解之不同如此。故未免有相持之意氣。迨後心術日明。則感情亦日洽。蓋人以心術不同而相惡者。常如水火之不相容。若夫心術相合則見解雖或乖異。而正以見其不爲苟同。其爲合也至易。於此知同利害同休戚之國民。其和衷協力。爲至順也。此正足以證同族之可恃。非若異族利害相反。好惡各殊烏能與合者。該報詆諆同羣。至於如是。而反揚々然望滿洲人專制。張公煌言詩云。從今賭卻鑽刀咒。不信華人信滿人。其是之謂乎。　以上所論。本非要旨。以該報恃爲唯一之左證故附論之

綜上所言。一語以括之曰。當負政治革命之責任者惟我國民。有負此責任之能力者亦惟我國民　所謂政治革命者顚覆專制而爲立憲之謂也。若能以國民之力達政治革命之目的則民主立憲政體必可終獲　嗟我國民。其負此責任乎抑自

暴自棄長爲他人之奴隸乎（完）

草此文畢意猶有未盡他日當別爲一論先發兩問題(一)曰開明專制可以勸告乎(二)曰立憲可以要求乎所以論勸告者曰勸告云者無効力之言也即無責任之言也所以論要求者曰要求者有所挾而求也欲問其所求先問其挾持之何具末更述滿洲政府最近之野心以見我國民祇宜與之爲敵決無勸告要求之理此篇所論專以明國民當負之責任而別論則在不可依賴他人所觀察之方面不同而實體則一故附注於此讀者若讀下走此文而於其將來所欲言者豫有以教之則幸甚幸甚

寧向技頭
抱香死
不曾
吹落北風前

第七號

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國之革命

（續第三期）

勥齋

△同盟罷工之壓迫

此次之總同盟罷工有整齊之步武。靜肅堅確。實露國政府所駭異而外人所驚嘆者也。德國之社會黨年來嘗以總同盟爲勞動者之最終武器。盛主張之。然人皆視之爲空言而不能實行。今露國勞動者以最烈最可恐者之勢一次應用之。遂得以仆露國獨裁之政治。其結果必及於歐洲諸國。德國伯爾伯等之總同盟罷工。今後若一發起。雖不能必免爲軍隊所壓倒蹂躪。然其效果足使人心動搖無疑矣。露國政府以武斷之政治。欲一時鎮定其爆裂。豈能斷其根抹耶。

總同盟罷工之令下。各處汽車遂一時停止。莫斯科賚魯夫各驛幾千之旅客皆絕進退之路。仰食於官而起臥於車中者數日。其始僅有莫斯科也。繼則有聖彼得堡芬蘭諸處。終則至於露西亞全帝國。國內交通斷絕。宛如太平洋之孤島。消息不靈。

987

食料騰貴莫斯科市中。至於小兒所食之牛乳亦無之、其他各市府則病者之醫藥亦不能給。至有有因之死者。

如此現象國人皆歡迎翼贊不絕。雖窮困苦迫之境日甚一日。而乃不少變。革命黨諸首領皆有蹈死不悔之氣象最可畏者則人人廢肉絕食至於憔悴枯槁以靜待政府之旨露都市街無電燈及瓦斯燈。人人皆手持燭物洋燈以行。新聞紙休刊。郵便局員不受書信電信亦盡停止。或不終日停止。則日旰不收來電。劇場停演。商店閉戶。巡邏兵士或入宿之。其悲慘之光景殆不可名狀。當是時若號令一下命其蜂起則全部將化爲一大修羅場亦意中事耳然而各首領皆相戒不發惟各市府街巷間。人民三五鳩集會議。大學幾萬之男女幼童群聚堂內。相語相勵而已。多勒波夫乃禁此等會議。放銃火以脅其解散。然國民無一人有絲毫暴行者。婦人孺子亦皆靜肅沉着。以持身而守秩序。多勒波夫遂失放矢之的。惟張空拳。怒目視之。由是舉朝皆愕然失色。然而露帝尚未動也。其左右依孤拉的夫、斯地新士哥、斯都爾默等數。以及今不速斷。則諸馬羅夫朝必即覆滅說露帝。各地方貴族又時時無

電勸帝決意。惟域提則數請聽容民意。諄諄勸諷。聲淚俱下。如此者十有餘日。是時露帝宮中混亂若門之狀。實出人想像外。朝則獨裁派之代表者。夕則立憲派之代表者。更番馳往。至伯德爾厚離宮（帝時在此當芬蘭灣之海岸距露都十八哩）說帝。其始猶乘汽車。繼以汽車不通。則行汽船。然而民意益堅。形勢日變。拜謁之時間彌長。而待決定亦彌切。幸而域提意見勝。已議決、制定憲法、百事略定矣。乃至翌日廟議又一變。罷域提。召提督希加希約夫代爲首相。令下。希提督固辭。帝重發召命。然傳命者中途被阻。提督遂不至。蓋希提督明知反動派皆主張一齊彈壓之說。其事正危。而憚以一身當其衝也。獨裁政體運命問題之難決。固如此矣。

雖然當此時事之進行正速。皆不能與因循之廟議相待。國內之情形遂益加重。今日之所救濟者。至明日反爲怨憤之材料。民間要求。亦日加多。政府遂定議草立憲詔。與域提之告示。並仰露帝之裁可。會露都與伯德爾厚間。有一掌電話交換者少女亦一致罷工。以致電話不通。由是伯德爾厚離宮內以爲另有異變。上下大騷。流言四起。或曰聖彼得堡今熾如火。或曰陸軍反矣。於是露帝之意始決。重召域提。臨

十月二十九日之夜也。翌日域提來謁露帝面談最久。議革詔勅。遂皆得如域提之意。

△嗚乎十月三十日

至十月三十日（禮拜二）露國獨裁君主最後之幕遂收捲矣。露帝左右。惟域提伯及宮內大臣弗利德留男侍坐。自憑机上展筆書詔。其時宮中官僚皆默然低首。露帝乃顧域提及弗利德留男曰。

朕甚樂署名於此詔勅也。此可信爲增進人民福祉之道。而人民福祉即朕平素行動之所準者也。朕至今日所以猶支持獨裁君主制與大權者。斷非爲一身之故。是大臣皆以不可缺國民福祉。要盟朕躬。朕亦自信其然。朕之權利與特權。原無與於朕身之娛樂。豈復有所爲而吝之不敢耶。前者數日憂心忡忡。非爲朕躬也。思慮國事。徹夜不睡。故身心皆憊耳。朕固繫念於人民之休戚者。憲法一事。何不可早許之有。而今而後。乃知所以增進國民福祉之道。思之不勝慶幸也。

露帝語畢。徐徐畫結於十字架。此露國敬神家謹行之習慣也。域提等及官僚皆肅

然噤聲。露帝從容正色。伸手執筆。凝視詔勅之餘白而靜署「尼古拉斯」之字乃置筆焉。嗚乎露帝遂非復獨裁之君主矣獨裁君主之制遂爲露國歷史上之一物矣露國人民遂得自由之權利矣於是域提不能仰視。各官僚等亦咽泣。然露帝則猶沈着從容無異平日云。

△人民之大勝

以銃火之聲。漂血之跡。而得奏革命之功。此可爲露國人民之大勝矣。雖然。在歐洲各國無論何人。皆未嘗預期露國人民能一朝得如許權利也。蓋彼等歐洲人眼中以爲革命而訴之於干戈。此不可行之事。露國獨裁君主。有多數陸軍爲之盡力。當今之有兵力者萬能者也。况又有鐵道、電信電話、速射砲、機關砲、諸不可敵之物耶。彼拳銃者非銷砲敵。爆裂彈者不能使哥薩克兵奔潰。聖彼得堡之絞首臺。西伯利亞之餐雪窟。皆應付人民之好處所也。故陸軍而忠於君主則革命之事必不能行。其言如此。然而露國人民出之以法國革命以來所未行之新手段謂政府能以暴力應付暴力徒訴。於干戈固無益也。若能痲痺其所以用暴力之諸機關而使之降

服則彼等將何爲乎。故鐵道電信等皆不爲政府用。飲食不給。消息不通。至軍隊皆不得食糧。蓋若使政府能長任人民之所爲而無懼。則同盟罷工亦無何等之資力。必各社會一致運動。全國皆敵。使之無可如何。雖有陸軍亦無所用。則彼政府斷不能坐待餓死之來而後有轉圜之機矣。是即所以屈服政府之策也。

露帝及政府之屈服也。始則狐疑逡巡。新舊思想相鬥於胸中。其結果終使人民得大勝利。其署名於詔勅。蓋由於觀察大勢不得不然。雖然露國人民其果能視此爲溫和立憲相宜之事。而共助政府以定立憲政治之基礎焉否耶。

△人民之新要求

果也此詔勅既失時機。於政治極無干繫。除溫和一部之人民外。皆甚不滿。蓋廟議遷延不決之際。人民益自覺其有力而增加其要求。詔勅所言之改革。至是雖溫和自由派之最少數者。亦不滿足。（詔勅中許國民議會以眞立法權。及擴張選舉權。身體之不可侵權。信教言論結社集會之自由權。且創設內閣制度等。皆不滿於人民。）且人民以政府讓步爲無能力之證。必期全貫徹其新要求而後止。曰憲法制

定議會。曰國事犯者之大赦。曰戒嚴令及諸彈壓法以之撤回。曰裁退各市府之陸軍而置人民之衛兵。曰多勒波夫之免職。皆其所絕叫者也。遂且聲言此等要求若不。聽則同盟罷工。決不休止。詔勅發布之翌日。露都遂有翻赤色旗唱革命歌之一大隊與守舊派大起衝突。此詔勅又爲新騷擾之信號焉。

△域提伯之政界

與詔勅發布同時任新內閣總理大臣之域提伯。乃思維對付此等要求之策而峻拒之。曰詔勅既言自今以後不經國民議會之協贊。雖何等法律亦不能行。我等其開國民議會而後徐議後圖可也。國民議會之決議爲國民之意思。則政府嚮當遵由之。且此涉於舊法束縛者。當固詔勅之新精神而寬其施行。惟其然則政府無論何等之法律命令。皆斷不許爲市井之人所威嚇以國家破滅爲口實而强久施行者也。於是域提伯乃使溫和自由黨(地方議會議員)入閣。共當艱難之局。雖然溫和自由黨亦不應域提之命。彼等亦不信政府之改革。其揚言曰詔勅成於倉猝之間。未除去國家根本之弊害。不足以改良國政。詔勅雖許人民參與立法權

監督政府之行動。然不示以如何監督之方法。又將來之國民議會與現在之帝國參議院之關係如何。亦未一言。若猶同於前八月之詔勅。是一無所改革也。且政府果眞意改革則當先行大赦。以表政府之誠意。此詔勅之發布。皆先年從事改革而呻吟於牢獄之人之功。先赦之以爲人民大勝之第一果實。此必不可無者。至普通選舉之制。憲法制定議會之設置。則更不可缺者也。於是地方議會議員中之少數人。雖或有果應其入閣勸誘之命者。而其多數人則以此爲域提割民間勢力而爲征服之政略也。若被其欺而入內閣。則必至失吾黨之勢力。遂設計排斥域提之召。

△危機時之輿論

當是時世人之論者多咎溫和自由黨之不助政府。而域提及其贊成者亦以爾後之騷擾。歸之於自由黨之不肯分其責。咎自由黨而并及政府者。則曰政府之所謂改革者虛僞耳。此當然之疑也。不僅證之歷史而已。政府今日實守舊之分子爲多。故人民如不可不先自政府得誠意之實證。如普通選舉。政府悅而許之則可。苟徒以此維繫自由黨。則不得限制溫和者之多數於國民議會。至於憲法制定議會。則

政府必峻拒之。究竟決行何等政體。亦不可知之數矣。抑普通選舉之法。行之實毫無所阻也。露國人民忠於露帝及羅馬諾夫朝者猶多。由選舉之國民議會。必將維持立憲君主之制。政府前既失信於民。則此際以大英斷而一新民心之術。必不可無者也。至若大赦亦其一端。行之亦實無所憂耳。此與論之一派也。其專咎自由黨者。則曰露帝既許憲法。是必於其皇室之存立見爲萬不可缺。且不可不以之爲結果者。當此之時。能使此憲法成立者。不徒爲域提一人之任。國內溫和黨皆宜期其大成者也。夫露國人民。有中古時代之生活思想者。十人而九。一朝較英國千六百八十八年之革命所贏得者尤多。無論詔勅有如何曖昧之缺點。然以危急倉猝之際草之。雖美國憲法起草者之哈密頓亦豈能免是乎。但有域提但之誠意任責而奏請之。即宜助之而徐圖國政之改良可也。夫獨裁君主制之原則既亡矣。論者雖曰專制。然猶爲機械。儀官僚輩皆欲乘機恢復舊制。即獨裁君主制變形存於域提之背後。域提縱願溫和黨之贊助。而時勢將拒絕之。則此革命動機之社會黨所要求者。非推倒立憲君主制而强取民主共和制。不止露帝及域提又何能許之云

云。然使溫和自由黨爲社會黨所動。而仿法國革命黨哥賓黨之主義。則主張普通選舉與憲法制定議會。露國多數之人民。亦何取乎。且自由黨已主張仿傚法國革命之護國兵。而欲設置市民兵矣。是非投國家而供社會黨之用者耶。十月三十日之憲法自由黨而不援助是即不爲國家之秩序計進步而爲國內騷擾之新禍階也。上下官民之軋轢。白黨（守舊黨）赤黨（革命黨）之攻擊。猶太人之虐殺皆其結果耳。革命之亂日益激烈。遂不得不使域提爲武斷獨裁官矣。此又輿論之一派也。是等諸說雖不知孰爲正議。然此後情形。必各如其所言。不可誣也。

當是時各地方主張守舊者甚多。而以南露爲甚。彼等爲知事官吏等所教唆。舉死力以保舊制。決意維持所有之地位財產。自詔勅發布以前。既嗾使市井無賴之徒。所謂弗利堪者。加迫害於各攻革派及猶太人。於是各地方益一致蜂起。欲使彼等恐怖而棄其運動。劒光銃火使市府皆化爲戰場。焚家屋。燬財產。殺人如麻。雖婦女小兒亦不能免。莫斯科、烏夫亞、密音斯科、哈爾科夫等流血之慘。經歷數日之久。而狗德沙爲尤甚。兵士巡查自爲首領加而殺戮劫掠於人民。計一週間所殺老幼

男女之數。較法國大革命時代之數尤多。其慘狀可知矣。

△爾後之大勢

當入閣商議及人民騷動之後。未幾各地方又大紛亂。反動派蜂起。農民所至響應。襲擊地主。劫掠田園財產。在高加索州有阿米利亞人與韃靼人之大戰鬥。此皆由官吏之教唆者也。時陸海軍亦乘此紛亂。洩其不平。爲巴斯多波及庫隆希達大擾亂。外國人在露國者皆恐懼逃歸。欲其本國政府派遣軍艦以保護之。自是殺人放火劫掠之事。軍隊之彈壓。市街之爭鬥。逐日不絕。至波蘭亦有大罷工之騷擾。於是政府發布戒嚴令。以爲防制。及域提與自由黨之商議全破裂後。域提乃以从前之官僚組織內閣。而政府遂大占反動派勢力。其間雖有處處之改革策。皆不滿足人民之要求。政府與人民。此後遂益反目。而民間之要求益强。至十二月遂有波羅的沿海州之戰鬥。形勢尤惡。諸大市府同盟罷工。騷擾不絕。遂於莫斯科見年終之大戰云。斯時也。露政府之財政信用亦薄。經濟上大見困難。或云將不免爲國家之破產云。然政府惟鎮撫內訌不暇。無由施行改革之事。國民議會之召集。亦不能速行

齟齬復齟齬。軋轢又軋轢。遂入於一千九百六年之新天地以迄於今日矣。

此篇由日本東京日日新聞譯出。所記皆去年間之事。露國革命之進行。至今年尙未有已。國民議會。雖經召集。帝國憲法。雖經發布。然官僚派猶盤據露帝左右。政府與議會日見衝突。勢如水火。至前月露帝遂以强力解散議會。全露人民皆憤慨起反抗。陸海軍亦加入革命運動。現露帝猶在蒙塵中。其結果尙未知若何。吾人且拭目以觀其後。抑吾有感者。綜觀露國人民對於政府之方法總不外革命。此革命專指暴動暗殺同盟罷工等之一切以强迫力反抗政府者而言。與要求之二者其要求所遂之度則常視革命之度之强弱爲準然常不相應但得如十與三四之割合而已今而後要求之法將無所用於露國亦未可知耳然則此二方法之孰輕孰重孰緩孰急蓋可見矣世有言政治革命徒主張要求而謂無事於他方面者其亦知所反焉否耶噫

時評

△考察政治五清臣之怪狀

去非

清五大臣之出也。皆先徑日本。日本距國近。且留學者多。清議亦最有力。五大臣之過。宜兢兢也。然五清臣者。勾留無幾時。而穢德醜行。已彰彰在人耳目。以其猥瑣不足汚吾報。故弗記。至其所以爲考察致力者。則不過曾一聽伊藤博文日本憲法之講義。及囑某校生爲譯外國法數種耳。聞其歸時。乃盛頌日本法治之良。宜取以爲軌範。夫以其傾心嚮望之國。亦不過爾爾。則其他抑不足言。吾友寄生爲言。五臣出京。直督袁世凱祖道。謂之曰。公等之行。爲考察政治乎。則何必然。以我國國力。即糜此區區百萬金錢。供公等環地遊踪之一揮灑。殆未病也。其語述諸五屬臣從官之口。相與道爲談柄。能一語道盡眞相。不必更讀其考察歸來紀遊稿矣。寡識忘恥之士。希望太渴。則幾欲呪國民而頌之。而其忠於彼族之稍黠者。乃亦公然謂「認其事爲中國改革前途無有關係」其殆已知之也。近得歐洲社員通函。述五大臣

出洋之怪狀。删其蕪細之點。錄之。非以爲作彼輩現形者藁本。亦使希望政府者愈廢然思返耳。

其第一函曰。此次清廷所派考察政治之五臣。分兩班。一班以載澤爲正位。一班以端方爲正位。此兩人皆滿種也。載澤資愚而氣倨。自以爲天潢貴胄。人莫敢仰視。尙其亨李盛鐸與偕行。一則畏之。一則忌之。忌之者或猶有所忿懟。畏之者。則奴隸而已。載澤之行止。不屑與尙李同。尙李每行一國。必匆匆先起爲嚮導。載澤必俟該處迓禮俱備。遲遲而至。尙李僅居客棧。載澤每至一處。必据使署爲行臺。故各國交際。皆視載澤爲主。尙李二人。不異隨員也。載澤本童騃。見客不能言。外國讌會。席將終。主人執杯敬客。必有演說。遇此尤不知所云。其繙譯隨員等。不得已爲敷衍幾語。其能事大抵類此。端方一北京之猾人也。言辨而譎。機械百出。其聰明勝載澤矣。而其以貴種自負。藐視愚弄漢人則同。其同行爲戴鴻慈。戴一鄉儒。故常爲端方所玩。戴亦自知其機詐不勝端方而故俯首焉。

日者途遇某大臣之隨員某某。略敘寒暄語。既而問及數大臣近日政見如何某低應曰。唉。我懼立憲之事。將來不能成也。余駭曰。是何言。某答曰。子不知五大臣之意見不睦乎。載澤之爲人。愚而好自用。一以專制行政爲主。不欲少寬假。其餘則有欲稍改專制者。此其意之不合一也。又此五人之中。有所謂后黨者。有所謂帝黨者。帝黨者。求立憲之心稍切。而后黨則不以爲意。且指帝黨爲叛逆爲革命。是以此五人者。交相中傷。情形于言。遂致某御史有參某某革命之說。此其不合者又一也。且五臣之中。有欲籠絡新黨引爲已用者。亦有惡學生入骨髓者。好惡不同。心思自異。此其不合者又一也。故五臣交相猜忌。意歸朝奏對。惟謹無爲人所中傷。故在法留法學生有條陳事宜縷縷數千言者。而端方答以我輩且懼爲朝家所疑。自謀不暇。何更敎以多言。現象如此。而求立憲有成效。難矣。余唯唯應之。

其第二函曰。端方等至德。往伯林學會與留學生晤。並開演說。戴鴻慈居首。喃喃然。忠君愛國立志向學之名詞。不絕如貫。端方次之。惟頌留德學生有獨立

性質深受德國社會之影響。較之英法留學生高出云云。次則爲駐德使臣廕昌。廕昌之演說爲學生所請。因戴端一人所言陳腐無當。欲得更一言以洗穢嗣廕昌言畢。而留德學生鼓掌稱善久之。端方覩其狀。大喜。以爲留德學生愛聞旗人言論。當無排滿者。於是賡續前論而大放厥詞曰。今日中國內地及東西洋留學生。往往有倡革命者。此輩非大逆。即下愚也。夫今日中央政府。其權操自滿人。政府之權操自滿人。其兵權固無論矣。如將來天假之緣。革命軍起事則滿人斷不至以二百餘年所得之土地山河。任革命軍之取奪也。彼時政府必臨以重兵。縱使革命軍奮身力戰。互相勝負。我知持之又久。革命軍斷不能敵政府之兵力也。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之。萬一滿漢二軍爭持不下。又安知歐美東洋各國。不試其漁人之利。而分剖中華。夫今日倡言革命者。曰脫滿人之奴籍也。然若果滿漢併爭。中國之亡可坐而致。彼時革命軍人雖欲求爲滿洲之奴隸。不可得矣。諸君其三思予言。留學生有稱是者。有默然去者。於是散會。

去非子曰。人或有言。漢之排滿以言。滿之排漢以實。故持民族者宜勿昌言。言即挑

其忌而使彼排漢之事益進。余以爲此說謬甚也。以四萬萬之大民族誓心天地冀脫彼醜虜之壓制以復其自由初何憚而囁嚅弗進者其以是爲可以襲彼虜而取之乎則吾謀策固尙祕密吾主義自可宣言即吾勿宣言排彼而遂能免彼之排我耶吾比年遊於燕京。排漢排漢之聲。洋洋盈耳。近則其事實益不可掩矣。蓋彼族大半駑下。無多足畏者。然其間一二黠桀者。自當魁其曹。而蚤自謀救死之術。則排漢之策必用。而其族亦趨之。如端方鐵良之輩是也。鐵良、爲主張武力排漢者。端方、則爲立憲排漢論者。端之志慮尤陰賊。然外攡之以兵力而內柔之以僞政。其謀若可以交濟端策猶未大顯。鐵則幹局漸成。其何時方委聽於我漢人之要求勸告則眞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彼爲是論者殆將陰攝吾國民之氣使戢不可用然後快其私耳夫民族主義國民主義方將大昌而驟爲絕對之反對不可也惟陽導以事可以逸獲而不須犯難爲之畫餠以療其飢俟其氣竭而取之而一面奉揚政府以專制也乃諄諄焉此其爲徑紆而主說巧也夫彼爲此言者則何足怪。吾獨恨吾國民有好逸惡勞之弱點爲彼所乘非枉尺而直尋則欲因陋以就簡斯聞彼等言

論乃有有少數一部之輿論爲所動搖也即如彼人所最怵於革命之事業者曰列强之干涉是庸屬必不可避之故而震驚失措乃至折節而改圖謂非其志行之薄弱耶黠如端方則又乘此弱點而竟以漁人得利爲恫喝噫何其聲與彼言勸告要求者之相似也蓋此又欲利用吾民有排外之思想者國之外淩寧不足患而自非亡本之士孰肯舉一國爲異種犧牲故昔日滿洲家教爲寧贈朋友無餉家賊今則曰滿漢相持將召漁人之禍斯其立說迥異矣吾於端氏之言生數觀念既知彼族排漢之所恃復知彼族所持與忠於彼族者其言若合符節又思凡是反對之敵其所謀議皆足使吾人增其備戒而不足沮吾壯圖既以自矢並爲吾國民矢也

中國太炎章炳麟先生題詞
日本白浪滔天宮崎寅藏先生弁言

亡國慘記

上卷出現　價三角六分

是書乃紀韃虜入關殘殺我祖宗之慘狀之實錄康乾以來爲醜虜所禁而并劈其板頃本會會員探遺老之珍藏集海外之散佚編成此知俾閱者諸公書我祖我宗至今尙含羞忍辱呻吟嗚咽于九泉之下未得而甘心也凡我同胞實多有未曾讀過此書者實有不忍卒讀此書者實有不忍不讀此書者

發行所　亡國紀念會
發賣所　牛込新小川町　民報社

宮崎滔天
編輯

日文 革命評論

（第壹號九月五日發行）
每月二回
五日廿日

定價
一部……三錢五厘
十二部……四十錢
二十四部……七十五錢
五十部……壹圓四十五錢
（郵稅不要）

此種雜志、實活躍於地球表面之革命時運所生出、請觀今日露西亞革命之現狀、支那革命之暗流、獨佛社會黨員之活動、伊、西無政府黨員之努力、英米各國最顯著之人權之發達、以及印度南洋亞非利加各種民族、皆稍能反抗蹶起、誰云二十世紀、非世界革命社會改造之時代耶、嗚呼、天時既到、人力亦奮、所期著眼於宇內之大勢注心於蒼生之安危之仁人義士、急起直進、勿稍懈怠、所望醉生夢死於現社會之濁流中者、聞此警鐘、眠者皆醒、醒者皆起、起者皆走、他日記蛇起陸、旋乾轉坤、上帝乎、脩羅乎、波旬乎一切聽我指揮、受我約束、作者有餘榮焉、特此廣告、

發賣所　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三丁目一番地　革命評論事務所

日本淺井虎夫先生著述

明治大學商科邵修文
岩倉鐵道專門學校王用賓

祖國法制叢書之一

中國歷代法制史

定價
布皮金字上製一元四角
脊布金字並製一元二角

文明國民不可無法律思想而在我國民今國爲祖國前途大改革大建設之豫備尤要焉近年我國學子應於法治主義洎來之運著述翻譯不爲不多然東非邦法典即歐西政書舉而施諸祖國風教囙殊而法制不無扞格求所謂蒐輯歷代政迹尋究數千年沿革以發揚祖國政法界之國粹者殆無之本書爲日本淺井氏所編上自唐虞三代下至漢唐宋明搜羅偏於九通全史體裁仿諸羅馬德意志諸大法制史誠今日研究中國歷代法制所必不可少之書也頃由禹都邵修文古郇王用賓兩君刋正合譯業已出版兩君素以文豪著本書特萃精會神以犀利之眼光洞破變遷漲進之關係以痛快之筆力批評變化錯綜之事態譯筆雅馴辭意微奧讀者自知固無待本局爲之揄揚也

本書之內容 第一章漢人種之建國 第二章唐虞上代之法制（經濟度、三、階級制度、官職制度、軍制法刑法 第三章漢代法制、官職制度（二欵）社會階級、經濟制度（二欵）財政、救恤行政、交通制度、之公示教育制度、軍制、法源、訴訟法、刑法 第四章唐代法制、官職制度（二欵）社會階級、經濟制度（二欵）財政救恤行政、交通行政（五欵）教育行政、宗教行政、軍制法源、訴訟法、刑法（五欵）民法一班（二欵）第五章宋代法制、官職制度（二欵）經濟制度（二欵）財政、救恤行政、交通行政、教育行政、軍制、法源、訴訟法、刑法（五欵）第六章明代法制、官職制度（二欵）經濟制度（二欵）財政、自治制、交通行政、教育行政、宗教行政軍制、法源、訴訟法（五欵）民法（二欵）清朝法典之略說

總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小川町三十四番地杏林堂醫院對門 華商 古今圖書局啓

國粹叢書之一 文天祥先生指南錄 定價八角

中國路礦航運危亡史 定價二角

中國永昌洋服店

啓者 本店自日本 明治六年開設 在東京市京橋區 入船町四丁目 三番地 三十餘年 專做各種 洋服精製式樣 並無二家本店向來專做 歐美各國 人士之服 兼各學校學生 之服蒙留學 諸君惠顧然恐 未遇知特此奉告 本舖又設支店 在神田區 東明館 對門小川町 十九番地 如蒙照顧者請至本店支店定期不誤

本店 京橋區入船町四丁目三番地

支店 神田區小川町十九番地

鄧可平謹啓

看看看

最特色之洋服店

貨美價廉 工精線固

本店設立橫濱四十餘年 向爲各邦人士蒙服 裁縫尺度 精準咸符 爲人所稱許者久矣 近睹祖國風雲 同胞袂起俄頃之間 求學於扶桑 殆以一萬有奇日用種種 靡不須之於他邦 往往有不能滿意之處 衣冠裳服 人格判焉 尤關緊要 本店於此一事 頗爲注意 既以適意之手工 試實之德性 以見信於西人 特又自薦於同胞 斷毋令其狹難東體 濶不囊身 務使進退周旋 從容自得 行町步市 不失雅觀爲要 故又設與支店 於東京之神田區 於我國留學生尤爲優待無論英美德法各式 靡不預備即希同胞就近惠臨爲荷

橫濱山下町八十番地

譚發洋服店謹啓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 東京座對門

譚發洋服支店

小說

△獅子吼

星台遺稿

第三回　民權村始祖垂訓　聚英館老儒講書

話說浙江沿海有一個小島。名叫舟山。周廻不滿三百里。明末忠臣張煌言奉監國魯王駐守此地。鏖戰多載。屢破清兵。後爲滿洲所執。百方說降堅不肯屈。孤忠大節。和文天祥張世傑等先後垂輝。那舟山於地理上。也就狠有名譽。和廣東的崖山宋陸秀夫負少帝投海殉國於此　同爲漢人亡國一大紀念。那舟山西南有一個大村。名叫民權村。講到那村的布置。眞是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雛本。竟與祖國截然兩個模樣。把以前的中國和他比起來。眞是俗話所謂叫化子比神仙了。該村煙戶共有三千多家。內中的大姓就是姓孫。除了此姓以外。別姓的人不過十分中之一二。有議事廳。有醫院。有警察局。有郵政局。公園圖書館體育會無不具備。蒙養學堂中學堂女學堂工藝學堂共十餘所。此外有兩三個工廠。一個輪船公司。看官倘道當時中國

如此黑闇。爲何這一個小小村落到能如此。這是有個大典故的。當滿洲攻打舟山之際。此村孫家有個始祖。聚集家丁子第族人鄰里。據垣固守。滿洲攻了好幾次。終不能破。那老臨死把一村的人都喊到面前。囑付道。老朽不幸身當亂世。險些兒一村的人都要爲人家所殺。今幸大難已過。然想起當日滿洲的狠毒。我還恐怕痛恨得狠。我想滿洲原是我國一個屬國。乘著我國有亂。盜進中原。我祖國的同胞被他所殺的十有八九。即我們舟山一個孤島。僻處海中。也不能免他的兵鋒。四五年之中。迭次侵犯我這一村。多蒙天地祖宗之靈。一村保全。然爾們的祖父。爾們的伯叔。爾們的兄弟。已死了不少。爾們的姑母姊妹。嫁在別村的。爲滿洲擄去。至今生死不明。這箇仇恨。我已不能報他了。望爾們能報他。爾們不能報他。爾們的子孫能報他。萬一此仇竟不能報。凡此村的人。永世不許應滿洲的考。不許做滿洲的官。有違了此言的。即非此村的人。不許進我的祠堂。更有一句話。無事時當思著危難時候。這武藝一事。是不可去了的。女子包脚狠不便。我村不可染了這個惡習。說完遂死了。此村的人永遠守著他始祖的言。二百餘年。沒有一個應考做官的。名在滿洲治

下。實則與獨立國無異。原先仇視洋人。看見洋人就磨刀要殺。滿洲道光年間。舟山爲英國所佔。從民權村經過。殺了此村二人。村中即鳴鑼聚衆。男女四五千人。器械齊全。把英兵團團圍住。英國主將得信。立即帶了大兵往救。損了數百名兵丁死了數員頭目。才拔圍而出。那時英兵和官兵交戰。沒有敗過一次。單單被民權村殺得棄甲丟槍。損兵折將。因此民權村的名。各國都知。後民權村有幾個名人。遊歷英法德美各國回來。細考立國的根源。飽觀文明的制度。曉得一味野蠻排外。也是不行。必先把人家的長處學到手。等到事事皆與人平等。才能與人爭強比弱。徒憑著一時的血氣。做了一次。就難做第二次。有時敗下來。或不免拆了興頭。不特前此的意氣全無。倒恭順起人來。所以他們回了民權村。即把人家的好處如何如何。照現在的所爲。一定不行的話。切實說了。即提議把村中公費及寺觀產業開辦學堂。那時反對的人十有其九。這幾個人也不管衆人的是非。自己拿出己財開了一個學堂。又時時勸人到外洋求學。那些不懂事的人。說他們於今入了洋教。變了洋鬼子。反了始祖的命令了。不得帶刀要刺殺他們。有幾次險些兒不免。這幾個人依然不管。

祇慢慢的開導。到了數年。風氣遂回轉來了。出洋的日多一日。把一個小小的村子純仿文明國的辦法。所以有這般的文明仇滿排外主義比前越發漲了好多前事少敘。話歸本傳。且說民權村中有一個孫員外。孺人趙氏。中年在南洋經商因此發跡。家財千餘萬。好善樂施。年已五旬。膝下尚沒有嗣息。一日孺人身懷有孕。到了臨盆時期。員外因孺人老年產子。未免有些擔心。請了幾個產婆到家伺候。祇聽得呱呱之聲。孩兒已生出來了。過了三日。員外抱來細看。生得面方耳大。一望而知爲不凡之器。不勝大喜。及至週歲。替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念祖。年三四歲。即聰慧異常。不五六歲時候。看見一個小小蝦蟆。被一條二尺多長的蛇喫了。不勝憤怒。拿著一根小木棍要想打那蛇。帶他的家人連忙抱住。那裡抱得住。說道。我要打死他。我看不得這些事。這家人另喚一個人把那蛇打死。方纔甘休。是歲入了蒙養學堂。蒙學畢業。入了村立的中學堂。這學堂的學生共有二三百人。總教習姓文名明種。原是江蘇人氏。是一個大守舊先生。講了多年的漢學。所著的書有八九種。都是申明古制。提倡忠孝的宗旨。視講洋務者若仇。以爲這些人離經畔道。用夷變夏。盛世所不

容。聖王所必誅。凡欲爲孔孟之徒的。不可不鳴鼓以攻之。做了好幾篇論說。登在經世文編內。又擬了幾個條陳。打量請一個大員代奏。係言學堂不可興。鐵路不可修。正學必崇。邪說必闢等事。那些守舊黨都推他老先生做一個頭領。議論風生。壓倒一時。文明種說一句。四處都傳去了。那想要阻撓新政的。盜來寫在奏摺內一定成功。不料他有一個得意門生。瞞了他私往日本國留學。他得了信。噪的了不得。說等他回來。一定要將他打死。未有一年。那門生竟然回來了。一直來見文明種。文明種一見了那個門生。暴發如雷。那時沒有刑杖在身邊。順便尋一根撞門棍舉起望那門生當頭打來。那門生忙接住了撞門棍。稟道請老師息怒。待門生說清再打不遲。文明種氣塡滿了胸膛。喘息應道。儞說儞說。那門生又道一時不能說清。請老師容我說六日。文明種道。儞暫且說去。那門生遂把近日的學說。反復說了幾遍。文明種又動了幾次氣。不能容了。又要起來打。那門生扯他不放。只管說下去。漸漸文明種的氣平了。容那門生說。說到三日。文明種坐不是。行不是。不要那門生說了。想好幾日。收拾行李。直往日本在師範學堂聽了幾個月的講。又買了一些東文書看了。

那宗旨陡然大變。激烈的了不得。一刻都不能安。回轉國來。逢人即要人講新學。那些同志看見他改了節。羣起而攻他。同縣的八股先生。打開聖廟門祭告孔聖。出了逐條。革出名教之外。文明種不以爲意。各處遊說。雖有幾個被他開通了的。合趣的終少。江甯高等學堂聘他當漢文敎習。他以爲這是一個奴隸學堂。沒有好多想頭。聽得民權村狠有自由權。因渡海過來。當了此學堂的總敎習。恰好念祖入學堂的年到的。見了念祖。一班學生果然與內地不同。粗淺的普通學無人不曉。內中又有兩個狠好的。一個名叫繩祖。一個名叫肖祖。都是念祖的族兄弟。比念祖畧小一點。繩祖爲人畧文弱一些。而理想最長。筆下最好。肖祖性喜武事。不甚喜歡科學。文明種把他三人另眼看待。極力鼓舞。到了次年。又有一個姓狄名必攘的。來此附學。必攘住在舟山東北。離此七八十里。學問自然不及三人。却生得沈重嚴密。武力絕倫。十三歲時候。能舉五百斤的大石。文明種也看上了他。雖不與三人同班。文明種却使他與三人叙交。他三人也願交必攘。四人水乳相投。猶如親兄弟一般。文明種看見這學堂的英才濟濟。心滿意足。替學堂取了一個別號。叫做聚英舘。又做了一首

愛祖國歌。每日使學生同聲唱和。歌云。（歌文原稿已遺。故中缺。）那聚英館的學生。聽了此歌。愛祖國的心。不知不覺。遂生出來了。光陰似箭。轉瞬已是三年有餘。學生的程度水漲的相似。一天不同一天。文明種曉得這裏的種已下了。再想往別處下種。傳齊全堂學生。於休息日到一個大講堂坐下。祗見文明種不慌不慢。拿著數本書。走上臺來。向衆低頭行了禮。各學生羣起身向上也行了一禮。仍復坐下。寂靜無聲。文明種把玻璃盃的茶喝了幾口。說道鄙人無才無學。承蒙貴村的父老錯舉了來當這學堂的總教習。於今也有好幾年了。深喜諸君的學問皆有了長進。老拙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目下鄙人又要離別諸君。想往別處走一走。老拙對於諸君的種種愛情。無以爲贈。祗好把幾句話來奉告。又喝了一口茶。咳嗽了幾聲。即抗聲言道。諸君諸君。學問有形質上的學問。有精神上的學問。諸君切不可專在形質上的學問用功。還須要注重精神上的學問呢。念祖起身問道。精神上的學問怎樣講的。文明種道。不過是國民教育四字。換言之。即是國家主義。不論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時時刻刻以替國家出力爲心。不可僅顧一己。倘若做皇

第七號

帝的做官府的。實實於國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國民的權利。把那皇帝官府殺了。另建一個好好的政府。這才算行了國民的責任。講到此處。內中一個學生大驚問道。怎麽皇帝都可以殺得的。不怕悖了聖人的訓嗎。文明種把此人瞧了幾眼叱道。儞講什麽。儞在學堂多少久了。難道這些話都虧儞出得口。衆人忙答道。他不是本村的人。是從外前來附學的。到此才有幾天。文明種道。這就難怪。坐我講來儞聽。書經上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話。不是聖人所講的嗎。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話。又不是聖人所講的嗎。一部五經四書。那裡有君可虐民民不能弒君的。話。難道這些書儞都沒有讀過嗎。那學生埋頭下去。答不出話來。文明種又道。後世摘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一句書。遂以爲國家是君所專有臣民是君的奴才。儞們想一想。這一句話可以說得去嗎。衆人都沒有出聲。停了半晌。文明種又道。是必先有君。後有臣民。才可說得去。又必自盤古以來。祇有他一家做皇帝。方可說得去。儞們道有這些事嗎。衆人都道沒有這些事。文明種道。是照盧騷的民約論講起來。原是先有了人民。漸漸合併起來。遂成了國家。比如一個公司。有股東。有總辦。有

司事。總辦司事都要盡心爲股東出力。司事有不是處。總辦應當治他的罪。總辦有虧負公司的事情。做司事的應告知股東。另換一個。倘與總辦通同做弊。各股東有糾正總辦司事的權力。如股東也聽他們胡爲。是放棄了股東的責任。即失了做股東的資格。君與臣民的原由。即是如此。是第一項說不去了。衆人連道是是。文明種又說三代以上勿論。自秦以後。正不知有多少朝代。當著此朝口口誰要盡忠。和此朝做對敵的。痛罵爲夷狄爲盜賊。及那盜賊夷狄戰勝了此朝。那盜賊夷狄又爲了君。各人又要忠他。有再想忠前朝的。又說是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君也。盜賊也。夷狄也。其名隨時而異。是第二項又說不去了。何如以國爲主。統君臣民都在內。祗言忠國不言忠君。豈不更圓滿嗎。說到此處。衆人都拍手念祖起來問道。適才先生所講的盧騷是那一國的人。文明種道是法國人。當初法國暴君專制。貴族弄權。那情形和我現在中國差不遠。那老先生生出不平的心來。做了這一本民約論。不及數十年。法國遂連革了幾次命。終成了一個民主國。都是受這民約論的賜哩。肖祖歎一口氣道。可惜我中國遂沒有一個盧騷。文明種道有有有。明末清初中國有一

個大聖人。是孟子以後第一個人。他的學問他的品行。比盧騷還要高幾倍。無論新學舊學言及他老先生。都沒有不崇拜他。的肖祖道到底那人爲誰。文明種道就是黃黎洲先生名宗羲。浙江餘姚縣人。他著的書有一種名叫明夷待訪錄。內有原君原臣二篇。雖不及民約論之完備。民約之理。却已括包在內。比民約論出書。還要早幾十年哩。繩祖道。爲何法國自有了盧騷的民約論。法國遂革起命來。中國有了黎洲先生的明夷待訪錄。二百餘年。沒有影響。這是何故。文明種道法國自盧騷之後。還有千百個盧騷。相繼其後。中國僅有黎洲先生。以後沒有別人了。又怎麼能有影響呢。肖祖奮臂起道。以後咱們總要實行黎洲先生所言。文明種道現在僅據黎洲先生所言的。還有些不對。何故呢。黎洲先生僅伸昌民權。沒講到民族上來施之於明以前的中國。恰爲對症之藥。於今又爲第二層工夫了。必攘於是起身出席問道。請問民族的主義爲何。文明種道。大凡人之常情。對於同族的人相親愛。對於外族的相殘殺。這是一定的道理。慈父愛奴僕。必不如愛其子孫。所以家主必要本家的人做。斷不能讓別人來做家主。族長必要本族的人當。不能聽外旅來當族長。怎麼

國家倒可容外族人來執掌主權呢。即不幸爲異族所佔。雖千百年之久。也必要設法恢復轉來。這就叫做民族主義。必攘點頭稱是。念祖又出席問道。前先生說要離了此處再往別方。這句話一定使不得。學生們離了先生。就好像孩子離了爺娘一般。我們一定要留住先生的駕的。文明種道儞們都已狠好了。我在此也沒有什麽益處。不如到別處走一遭。或可再能開通個把人。也算我文明種稍盡一分國民的義務了。衆人總不答應。說祇要先生過了今年一年。就容先生往別處去。文明種道時已不早了。諸君且退。有話明日再講。即欠身走下臺來。衆人祇得各歸自修室。至次日五點半鐘方才起來。號房走進來說道。文先生獨自一人手拿一個提包於三十分鐘前已去了。衆人急忙走出大門來趕。要知能趕到與否。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孫念祖提倡自治　狄必攘比試體操

話說衆人一齊趕到海邊。只聽得汽笛一聲。一團黑煙滾滾向東北而去。船已離岸數里了。念祖等佇望了半點鐘。那船遂漸漸不見了。只得都回轉學堂。無精無彩的住了數日。學堂總理孫名揚。即將漢文教習史中庸代理總教習一席。那人性情平

和。但是學問識見遠不及文明種。自己曉得這一班學生久經文明種抬高壓制是一定不行的。又沒有新奇學說。教訓他們。也就於學堂事務不大注意。空領虛銜。這些學生自經文明種提倡之後。志氣陡增了百倍。人人以國民自命。那些教習。少有在他們眼中。自由太過。少不得有些流弊。舍監教習。事事忍讓。積久成驕。謹守法度的固多。跳出範圍的也不少。舍監稍爲約束。即說是壓制。說要革命。相約退學。經念祖等排解了多次。有一天輿地教習某在講堂上教授地文學。講錯了一箇題。那些學生遂大哄起來。羞得那教習面紅耳熱。告知孫名揚。將某某四生記大過一次。那全班的學生不服。都到孫名揚處請假。孫名揚無可奈何。把那記過簿注銷。才得無事。那一箇輿地教習下不過去。只得辭館他往。這一回愈長了學生的氣燄。但是學生雖然如此。毀傷名譽的事。倒也希少。後來新到附學十餘名。都是從內地來的。把那野蠻氣習都帶來了。學堂的制服。出外不肯穿戴。要穿那內地的衣服。又不整齊。帽子歪歪戴起。鞋子橫橫拖起。表衫長短不一。半是不結的。背後拖一條猪尾。左右亂掉。不管民權村的警察章程。不是在街中喧笑亂走。即是在茶樓酒館痛飲狂呼。

即在舘中出入。不守時限。上了講堂。這十餘的人喀咳聲。咦唖聲。走動聲。相連並作。各人甚是厭聽。敗壞規則的事情。沒有不做出來的。念祖等婉言相勸。到說是他的自由權。干涉他不得。和學堂的人。不知衝突了好多回。皮氣一點都不改變。舍監向他們說全不放在意下。牽着他們的本性行爲就是了。住了兩三個月。此地的人民也相識了一些。每逢休暇日。即成羣結隊的去了。民權村的風氣全與內地不同。男女可以交相往來。本爲交通社會講求學問起見。不料這一班人。藉此尋花問柳。男學生全不交接。女學生倒喜歡接待幾個。無奈各些女學生。不堪他們輕薄之態。沒有一個敢與他們相交。眞是無味得狠。內中有一個名叫楊柳青的。在公園亭子內獨自一個人打坐。忽然遠遠來了一位女佳人。生得不長不短。年約十五六歲學生裝束。也只一個人。相貌中人以上。雖然不及那西施王嬙。也足令人醉心了。楊柳青等他近了亭子前面。便脫帽折躬爲禮。那一個女子見他也是一個學生。遂進來與他相談。楊柳青即將那女子的家世學堂問了。到了第四日。修書一封由郵政局送到民權村公立女學校。信面寫錢小姐惠姑親啓。由民權村公立中學堂寄宿舍十

八號楊肅槭。不知這女學校的章程。凡外人寄信學生的。必先呈監督閱過。折開一看。乃是一封求婚書。

監督看了。即傳那女子來前。將信交與他看。責道自由結婚。文明各國雖有此例。但在我這學堂裏。尙不能任爾自主。東洋的風俗。不比西洋。這話傳出來。我這學堂的名譽。不從爾一個人掃地嗎。當初開女學堂的時候。那些頑固黨說立了女學堂。必要做出傷風敗俗的事來。不知費了多少的曲折。才能支持到今日。現在雖說風氣開了一點。到底是反對的人居其多數。平日無風尙要生波。何況有了話柄。能禁他們不借此推翻嗎。監督說了這一篇話。那女子哭道當時我以爲談談話也是交際的常事。孰知那廝懷了這個反意。不要監督責我。我也沒有面目在世了。將信片片的扯碎。拿出一把裁紙刀向咽喉刺去。監督慌了。忙上前按住。幸所刺不深。那女子還是要尋死。監督命多人看守。百方解勸。一面寫信將形情知會孫名揚。孫名揚將楊柳青傳來申斥了一番。立刻逐出堂外。同堂的學生知道。也要向楊柳青說話。早已聞風跑了。同來的幾個也自已退了學。那時衆人才曉得專任自由。必生出事故

來。念祖因說道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沒有界限。即是罪惡。於今的人醉心自由說一有服從性質。即是奴隸了。不知勢利是不可服從的。法律是一定要服從的。法律也不服從。社會上必定受他的擾害。又何能救國呢。依愚的意見。總要共立一個自治會。公擬一個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擔當國家的大事。衆人齊答道。是即有幾個不願意的。也不敢出來作聲。大家公舉了念祖起草。不數日章程做完了。衆人都皆承認。按照會章。有總理一員。書記二員。會計一員。稽查二員。彈正四員。代議士十人舉一人。總理員對於全體的會員有表率督理之責任。書記員承總理之命。掌一切文件信札。會計員掌會中經費之出入。稽查員考察會員之行爲。告知彈正員。彈正員遇會員有不法事情。糾正其非。報告總理員。罪有三等。一當面規勸。二記過。三除名。開起會來。會員皆坐。彈正員在旁站立。整肅會規。代議士修改會章。及提議各事。各代議士又公舉一人做議長。總理不盡其職。代議士當會員彈刻其罪。如經多數承認。即命退職。代議士若是舞弊及犯會中規條。也歸彈正員治罪。但不可自總理員加命令。其餘的詳細章程。不及備數了。念祖被舉爲總

理。必攘被擧爲彈正員。繩祖被擧爲議長。自是聚英館的自治規則。辦得井井有條。囂張之氣。一掃而絕。不在話下。文明種去後。那中國的事情。越發不好。惟民權村處在海外。尚不見得。有一天念祖同著繩祖必攘等七八人海邊遊玩。忽來一個遊學先生。頭戴一頂破帽。身穿一件七補八補的衣。手拿一把將爛的傘。好像是三閭大夫愁吟澤畔。向念祖等施禮。念祖問他的來歷。起初時狠是支梧。後經念祖層層盤問。遂將他們今年擬在南方八省起設獨立軍。不料爲兩湖總督江支棟所敗露。同志被害者二十餘人。他一人九死一生。由湖南逃到香港。由香港逃到此間。身無一文。沿途乞食。才得殘生的事。說了一遍。念祖等忙起身道。原來是一位志士失敬了。即爲他尋了一個客棧。又集了七八十元洋錢。打發他往日本去了。念祖連日的歎氣道。我不知道江支棟什麽心腸。殺自己的同族。來媚異種。必攘道。天下的人都是江支棟一流。罵也無益。我們惟有注重體操。以好爲同胞報仇。念祖道。是即煩備起一個章程。必攘把章程擬好了。當衆念道。

一於本學堂每週七日爲一週五點鐘體操之外、再加體操五點鐘、

二於每禮拜三禮拜六兩日開軍事講習會各以二點鐘爲度、
三於禮拜日將全堂編成軍隊、至野外演習、公舉一人指揮、
四每年開運動會兩次、嚴定賞罰以示勸懲、
五非入病院、每日體操、軍事講習、野外操演、皆不準請假、
六教習及代表人之命令皆宜遵守、
七章程有不妥之處可以隨時改良、
八有違犯章程者、諸人皆宜視爲公敵、
必攘念完說道。諸君有意見的。請上臺演說。以爲然的。請各舉手。於是舉手者居多數。即定議由下禮拜起舉行。將章程呈與孫名揚史中庸閱過。均無異言。此聚英舘的尙武精神。越發振起來了。按下不表。且說民權村每屆三年舉行大運動會。本年十月會期已到。即在公園之左。畫出一個大體操場。周圍有了二里多路。外用五色布做圍牆。四方開門。門口交插龍旗。圍牆內張了多少的彩棚。上面有三個大白布帳棚中一個是運動會各項職員的坐位。左一個擺著自鳴鐘時晨表呂宋煙皮靴

緞絹等件。右一個陳列軍樂。共有三十多個人。其餘兩邊的都是來客的坐席。先期買了入場票。沒買票的。祇可在站圍外。自上午八點鐘開場。各學堂的學生。體育會的會員。都絡繹而至。共有八百多個。聚英館早編成了一個中隊。步武整齊。儼然節制之師。不比各人的散漫無章。到齊了各按指定的方位。如牆鵠立。來的客也有乘馬車的。也有坐人力車的。隊隊的進了圍場。行路來的也有好多。坐客約有數百在圍外。站的約有千餘。內中婦女也不少。有扮西洋裝的。有穿中國服飾的。又有幾個日本婦人。所以又有穿東洋裝的。旗幟飄揚。冠履交錯。講不盡的熱鬧。過了三十分鐘。傳令開操。軍樂大作。先習徒手體操。後習兵式體操。器械體操。危險體操。相繼並習。下午競走。由十人一排競走。以至超越障礙物件競走、相撲擊、劍、各事。都以次並作。祇見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好容易的分高下。就中惟有必攘超羣拔萃。各人所不能及。次之則是肯祖。危險體操之中有天橋一項。高有二丈長三丈餘。以鐵條作梯。側立如壁。兩手插腰。手不扶梯。挺身直上。過橋仍從那頭下來。少有不膽戰心驚的。必攘飛身而上。仍飛身而下。一連三回。最後從橋上跳下。絲毫不動。又把兩根竹竿

牽一條繩子。約有八尺多高。必攘一躍而過。兩旁拍手不絕。有一個大漢要和必攘相撲。必攘仰看其人。約高六尺。兩臂如粗碗。向必攘撲來。必攘賣一個虛勢。把他的左足一勾。早已仆地。看者哈哈大笑。那人翻身起來。又要和必攘擊劍。兩人都用鐵面具蓋面。兩膀及兩脇緊縛竹片。極厚的竹板做劍。兩兩對擊。不及數合。那人又敗下去。接連五人。都是必攘得勝。祇見拍掌的拍個不了。時候已到了四點鐘。將要收場。預備頒分賞物。大放煙火。祇見東邊客棚內走出一佳人來。不慌不張的高聲叫道。且慢且慢。衆視其人。乃是繩祖之妹。女鐘。年方二八。身穿灰色大呢外套。頭帶鴕羽爲飾的冠。生得明眸皓齒。雖不擦脂抹粉。却有天然的姿色。楚楚動人。走到場中。向幹事行了一禮。說道咱們民權村的體操。素來有名的。大運動會也開了好幾次。從沒有見過外村的人。取過第一的。這回被狄君得了頭彩。俺民權村的名譽。從此掃地了。儂雖女流之輩。也不願意。有此虧損名譽的事。今日各項武藝都已比過了。只沒有競馬。列位如不以女鐘爲不才。情願與狄君競馬一回。衆人歡呼道。妙極妙極。看娘子軍替咱們民權村出一口子氣。早有人牽出兩匹馬來。一匹是淡黃色。一

匹是白色。俱是狠好的駿馬。從西洋買來的。必擭看此兩馬有五尺多高。又沒有脚凳。擇那淡黃色的騎上。女鐘手不扶馬。縱身一躍。遂坐下了。把口韁絢一縱。出了圍外。從村北而出。再包村外跑到原所。約有十里。初時必擭之馬在前。將到圍場。女鐘將鞭一揮。那馬如電閃一般。早突過必擭的馬。及到旗門。都下了馬。兩人神色不變。氣不亂喘。喝采之聲。胱如雷動。座中的女人。都將手帕亂揚。幹事忙命有貴重的物件分賞了二人。其餘以次受賞。凡事已畢。軍樂又復大作。有一物直上雲霄。霹靂一聲。如萬道金蛇。分射空中。正看不厭。背後又響了。又是金光燦爛的。把兩目都迷眩了。祇見無數金星之中。擁出一個紅輪。現出四個大金字。黃人世界。喝采的拍手的大家鬧個不了。聲音嘈雜得狠。未幾車聲磷磷。已有好多人去了。必擭等仍排齊隊伍。整隊而歸。齊到門首。那必擭的家人已在此等候。必擭散隊。即叫進來問有何事。家人答道。老爺已氣息奄奄。不能說話。請少爺作速歸家。必擭大叫一聲。倒在地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來稿

△社會主義史大綱

淵實

此篇爲 W. D. P. Bliss 氏所着 A Hand Book of Socialism 之一節柏律氏爲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故與麥喀氏英荅爾等其觀察之點不無少爲異同然吾人爲初學之硏究則正樂得有所比較而提掲短長也爰介紹之於我國學界讀者幸與萬國社會黨大會小史對照之可也

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若欲確定其新紀元。則當云始自一八一七年。蓋以羅伯阿文 Robert Owen 提出社會的村落之制度於國會。在於此年。聖西孟 Siant Simen 所研究。確乎達社會主義的方針。亦在此年。藍孟耐 Lamennais 公其開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第一之著述。亦在此年。故近世社會主義者謂此年爲五星聚東井云

雖然。苟論社會主義者。不遡於十九世紀以前。則終不能得其眞理解社會主義者。

實與人間社會自太古以來同生同長藍佛來 Laveleye 所著「原始時代之財產」(Primitive Property) 有云「其在太古一切財產個人無私有為公共之利便個人得共有使用」然予則以是即謂原始的共產制度有所難信何則財產雖共有然當時其人實不克自有其身聞者疑吾言乎不知其時制度戶籍土地均為專制的酋長所有土着於其地者既為子民即為奴隸因其酋長之所利益使臣下得勞働於土地之上故謂之為原始的共產制度甯謂之為原始的奴隸制度方適合也然其其間亦含有多少社會主義的分子者如露西亞之密爾族 Mirk 瓜哇 Java 之臺薩 Dessa 瑞士之亞爾孟 Almends 德意志之貊克 Mark 與其他殘存於諸國間諸部落之家族的共產制度皆自此萌芽而生長者也

其次則於古代我輩得見社會主義之實例如希臘之雅典是也唯其自由民之間殆可云社會主義之都市市政固為市所主然土地礦山山林原野亦皆為市所有即殿堂浴場劇場運動場莫不為市設商業藝術宗教遊戲莫不為市營故若云其以市民支配全市之政不若以云市府支配自由之民蓋在當時希臘之社會的思

想若云國家爲個人而生存甯云個人爲國家而生存之爲愈。希伯來 Heblew 之神權政治更多爲社會主義者。若奉行此神權政治則一切土地財業均爲神權所支配。個人不能有所有權。故屬於此神權政治之下之個人無能保護其所有權者。惟保護其土地資本之使用權。即鰥寡孤獨者貧民育者雇人客民等其使用權均得依神律而被保護。

蓋在上世宗教與共產主義常相提携。如愛遜士。Essenes 如德拉丕泰。Therapeutae 諸宗派所行之處。莫不爲共同生活。及基督教時代。原始教會亦企行共產制度。即中世之僧菴制度亦多爲均財者。宗教改革之前後倡言者亦多。如約翰保羅。John Boll 可云中世紀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德意志之觸難排得。Anabaptist 亦說教種々共產主義。其他日內瓦 Geneva 有李伯挺。Libertines 荷蘭有潘味禮。Familist 遂爲近年美洲建諸種之共產的殖民。若夫有如斯熱心欲實行共同生活之制度。其理想在歷史爲足屈指者。則以柏拉圖所着「共和國」爲巨擘。基督教諸教父之著述。亦多含此理想之天國者。彼一五一六年德漠師摩 Thomas

more 著「華嚴界」。Utopia 一六〇〇年康伯內辣 Companella 著「日府」。City of the Sun 一六五六年都靈頓 Harrington 著大洋洲。Oceana 凡此諸書皆善傳此大理想者。此爲十九世紀以前社會主義之萌芽云。

若考近世社會主義之起原則有如頡德 Kidd 所著「社會進化論」云「社會之發達在於愛他心之衝動」。是實立於社會主義之背後而初發其神髓者故社會主義者爲人道而運動决非對於富貴者而爲貧乏階級抱不平也彼其首領之多數。如羅伯阿文。聖西孟。高爾 Gall 麥喀氏。拉薩爾。Lassalle 龐禮士。Morris 欣德孟。Hyndman 符爾埋。Vollmar 巴枯甯。Bakunin 樂波輕。Kropotkine 等其本來多爲富人且有爲貴族者夫德意志共產主義之祖威德令 Weitling 者不嘗云爲奉行新約聖書而爲社會主義者乎德意志之社會主義雖云物質的然麥喀、拉薩爾、巴枯甯、其所傳社會主義之哲學非發源於黑智兒 Hegel 非希的 Fichte 乎。黑智兒之哲學非於近世哲學中所謂最有精神者乎非希的非常自謂爲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乎。於法蘭西聖西孟、佛禮兒、Fourier 藍孟耐、卡伯脫。Cabet、皆深

於宗教之人於英吉利無論何人亦不疑及羅伯阿文者夫亦以其愛他的人道的之至情爲足信也基督信徒之殉教者蓋希望靈魂之入天國而棄其身命社會主義者豈將使其子孫入天國乎爲何等之希望而屢爲其主義犧牲其身命乎然則愛他心者誠產出社會主義之一大原動力乎故其機會則與產業革命縱橫並起自蒸汽力與大機械頓然發明而生產機關不得不全伏於資本之腋下爲是勞働階級全被顚倒於富有階級之中乎富者則泰山河海不擇不讓日形其大日見其高貧者欲求其砦居室則如海上神山至輒被風引去集枯集莞豈果有天命乎憔悴生涯徒使身受者日域於絕境而怨氣冲天社會內部慘殺無日於是乃有胞與爲懷者出焉夫亦剝後之消息芻狗其愛他心使爲天民請命之彼則驅於愛他心見社會組織之不良無非侯竊國者乃不得不作杞人大聲而呼人數之平等垂涕泣而道云曰天生斯民靡不愛之不忍使一夫之失其所獨奈何推愚夫愚婦而納之溝中也而社會主義乃新登世界之舞臺

薛義華 Sidney-webb 曰「社會主義者即於過去百五十年間自產業上大革命所

生意外之結果也」於此時期人力之制用天然力驟增其度於是捷足投時者吸收資本利用土地一切新方法連合而起當十八世紀之初元英倫土地資本之總價格積算在五億磅以下迄於今日則總値過九十億磅以上矣是爲十八倍之增加在二百年以前地租與利息每年入欵能上三千萬磅者今則得收入四億五千萬磅矣其漲力實可驚也。雖然於地値贏銀張重大勢力之日而同時並生分衡均勢者厥有社會主義

遭新運會所產之驕兒社會主義者。其運動之方面。亦至不一也。概言之。則其中所含分子有三焉有以個人之自由爲目的者有欲組合產業上之協助同志會 Cooperation 爲可能者有欲擴張此協助會擧全社會之兄弟爲完全康樂和親之一組織體者其第一之分子。自法國始第二之分子。自英國始。第三之分子。自德國始。法國之革命。以個人之自由爲目的者也。羅伯阿文及英國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則從事於敎說協助同志會之利益。黑智兒、非希的、拉薩爾、麥喀氏等。則發展此理想的國家者也。

法蘭西革命其源非爲社會主義也。然其必然之結果則適以增長社會主義。舊組織被顛倒矣。路易家之專制政治。遭羅拔士比、Robespierre 段敦 Danton 而王座洗鮮血大道漂鮮血矣。彼日耳曼其專制疾苦不若他國之甚四分五裂之餘民疲事大爲新建設之必要。其破壞亦遜於他國。得因施坦因 Sein Hardenberg 之立法。遂平和而成新業。雖然未盡善也。若彼英倫則自亞丹斯密之原富一度出世後而經濟上即生一大革新特許貿易限制貿易保護貿易之制度漸次廢止遂得有一致之效果然則十八世紀之初元英法二國固爲社會主義之準備而調和者乎。然有欲知社會主義實際之起原者乎。則當先觀於羅伯阿文之於紐拉拿克。New Lanark 又觀於其所提出於國會之社會主義的理想村落之提案。其次則觀於聖西孟。彼實夢想科學的教會以救濟貧民爲其生涯者。其次則讀黑智兒、及非希的之書。通其基督教的國家之哲學。惟其哲學不能容於當時之教會。遂產出拉薩爾、麥喀氏輩之物質運動者。

復次。我等得列舉社會主義之五大時期。

(一)自法蘭西革命以後至於一八一七年。為消極時代亦曰準備時代

(二)自一八一七年至於一八四八年。為成形時代或曰理想時代其時代表者有羅伯阿文、聖西孟、佛禮兒、卡伯脫均為理想的計劃。

(三)自一八四九年至一八六三年。為反動時代或云休息時代

(四)萬國勞働者同盟時代自一八六四年設立於倫敦至於一八七二年海牙大會。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分離。

(五)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 Democracy 運動時代自萬國勞働者同盟之解散。而德意志以外諸國。均於一八八〇年以後始現活潑動機。

於第一時代。世人只渴望個人之自由。殆不知如何而後可達其目的。當其時。黑智兒、非希的等。雖表其理想。佛禮兒著「華胥國」。發表其不思議之夢。然於政治上無何等之效果。但英國於一八〇二年。始着手改良產業的立法。而羅伯阿文亦始決計於實行。與亞丹斯密之經濟論。均於此時代有太特色者也。

於第二時代。羅伯阿文、聖亞孟、藍孟耐、卡伯脫、佛禮兒之門派。以迄於拉薩爾。皆相

率而入夢境汲汲然實際經營其理想的社會於法於英於美各建設多數之殖民地以實行其樂土然爲道日損圖始爲難失望又失望之餘風雨鷄鳴遂喚醒羣公之迷信拉薩爾麥喀氏英蓋爾等導其先路遂成一八四八年之共產黨宣言雖然民曇猶洪水也一決其堤浩々滔天勢莫能禦於是一八四九年乃有政治的及社會的革命之爆發

然春風欲動春寒尙凝花開較遲宜也如彼法蘭國雖行國立工場等之考察然路易扶蘭 Ranis Blanc 則指爲僞社會主義大反對之自是厥後歐洲社會主義之光之聲暫暗暫歇此爲第三之時代此時代中論者譬之爲淡雲微雨云

及第四時代於一八六四年萬國勞働者同盟設立於倫敦主此同盟者爲麥喀氏其宣言書之結尾絕叫曰「萬國之勞働者團結！」入夢之夜已去實行之日方來革命的社會主義遂如洪水時至汜濫大陸然大陸諸國其經濟上產業上之發達各異其度故其同盟亦各因其國情而爲種種之形式夫於英倫僅有勞働協會及其知大陸別有事焉則脫籍而去於日耳曼則有國家的社會主義其他諸國都屬

來稿

於巴枯甯之勢力範圍混含無政府主義之行動此之破壞之信徒巴枯甯者被壓抑衝激於露西亞黑暗之牢獄西伯利亞窮窨之放逐夫已多年一旦跳出冰山虎口餘生盡力於傳「全破壞」Pan-destruction 之福音以外不復知有何物彼乘風縱火當之則燒馳騁於拉丁諸國(法、伊、比、等)率萬國同盟悉投入無政府主義之渦中麥喀氏辛苦經營幾爲之破斧沈舟麥喀派豈忍棄此大事業也一八七二年海牙大會遂不得已而爲解散之舉然萬國同盟實因之後活社會主義亦因之得救

第五時代即現時代也自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分離以後惹起熱心者之研究靜觀休美改良組織所謂鷙鳥將擊必戢其翼者非歟於是自一八八〇年迄一八八三年之間全然脫無政府黨之習氣漸進而取建設的進化的政治的之有機體自此以後或得達其共同之目的而不感何等之損害不用何等之破壞未可知也然而社會民主主義則於此時朝已爲流行固有之一名詞矣

此其大畧也若夫語其詳當別記之要而論之社會主義之運動爲國民的同時而

爲萬國的。此不可不知也。萬國勞働者同盟爲萬國聯合運動之第一步。近年所開諸萬國大會。則有步步引人入勝之觀。自產業革命的思想之間提出政治上精神上運動之綱領頗可近於成功。而其綱領從於各國產業上政治上之發達早晚間當無不被容認者。若是乎人爲的萬國連合遂得爲自然的萬國連合所謂人巧果奪天工者歟

△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

夢蝶生

（篇中指政治革命與社會主義、皆近世一般所行、而吾人目的存焉者、其涉於極端者、除外不論）

吾聞之人言曰。有政府勝於無政府。斯言也。實保皇黨藉以詆革命黨所主張爲無政府主義而欲以惑人也。於是乎怵革命者咸以爲口實。乃誤認革命即無政府主義。夫無政府黨與革命黨。其主張不能兩立。此有識者所能知。然則其爲是言。亦惑愚昧者耳。余又何喋之爲。雖然余不能不辯也。夫一說之存。苟足以惑一人者。即其言可流毒社會。況此說乃似是而非者耶。方今言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行。彼社

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罕有能知其區別者。故苟聞社會主義之說。必將望而去之。以爲社會主義之實行。國家之安寧與社會之秩序。必將盡傾覆而無遺。其與無政府主義之破壞說無以異。誤認此理由則其信有政府勝無政府之說愈堅。斯其怵革命也愈甚。無他。有無政府主義之觀念而無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觀念耳。然則無政府革命主義與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誠不可以無別也。

革命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二種。今請言無政府主義與政治革命之差異

第一　無政府主義與政治革命之區別　欲知其區別。當先言無政府主義爲何物。

甲、無政府主義。　此主義可分爲二派。一平和的而一急激的也。平和的所主張者爲基督主義。非基督主義。進化主義也。三說不同之點固多。而其以個人心理之發達進步期無政府主義之實現則一。至於急激的無政府主義。則其所主張者爲共產主義。集產主義。破壞主義。三者主張大略亦同。不外以社會經濟改革期無政府主義之實現。故又名社會的無政府主義。蓋平和的主義。以謂苟個

人道德之發達。則政府何有焉。而所謂法律其無用更無論矣。此主義其實行爲無形。其發達以心理。故個人的又哲學的者也。而急激無政府主義則不然。以破壞社會的組織而發達者也。破壞之實行則不能無實力。故非常手段。隨而生焉。各國嘗嚇其威力而竭力以禁制之者以此。然而其所主張果如何。彼其言曰。政府者強個人人使皈從其意思者也。國家者以一人或一羣人於或範圍內爲全人民之代表者。或爲主人主張所行動事而有侵畧主義者也。而其據此之理由。則不外以貧富之不均。貴族富豪。藉政府以擁肥產。陷人民於無可生活致富之地位。因欲平貧富之階級。而至用急激手段。破壞政府。排除豪族。而均分其財產焉。宗教家拉滿尼之言曰。夫神者初不立尊卑貧富主奴君臣上下之別。一切衆生皆平等也。耶利嗟爾邱之言曰。雖何人無主人之稱。人人各自爲主人。故無政府黨無君主又無代議士也。又從來中流人士。顚覆政府之目的。在自占其主位。而余輩欲滅今日政府及一切權威之主意。則在與人民以自由。雖然人民得平等自由以後。則代表之者何人。彼曹亦以人民自有代表國家之權利。且以爲無

政府黨者賞罰之大吏也。而爲賞罰之機械則爆烈彈也。私有其財產則懲之。以爲私有財產而全廢則一切罪惡可得全滅。罪惡者加害於人之所行之謂。而其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則誘於他人之富而行爲。若私有財產全滅之日。即犯罪全滅之秋。提陀羅先苦魯波金而發見此理曰。以余觀之。無私有財產則關連於此一切之罪惡可歸於無有也。無疑案其意世有盜賊以有財產。若無財產盜賊亦止。推此理論則有姦通罪以有婚姻。欲無姦通無若廢絕婚姻矣。（以上首段爲社會主義研究之理論、下段爲政治罪惡論所言）是言也與老子之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將毋同。然則無政府主義直可謂不認國家之統治權更不認法律之存在而惟以破壞手段達其平等自由之目的耳。其行破壞固曰革命。然其所謂革命僅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無建設之革命烏得云革命哉。

乙、政治革命。　然則無政府主義之革命。既非革命矣。政治革命者何耶。氷儒李芭之言革命者以急激變革政府根源之主義也。此但就政治革命之外形上言

耳。若言革命二字之本質。則革命者除暴去惡之義也。去故取新之義也。非如其字義上所謂革其政府之命而使不可復生者也。革命二字之義誠不能盡其本質。余故欲易革命二字爲革新二字也。然亦有當注意者。則革命與改革又不同。其政治大體之主義前後同一而僅變動政治規矩体裁則曰改革變動大体之主義而政務運轉之外形如昔則革命也夫自其與改革之區別言。則變動政治之大体爲政治革命。自其本質言則除暴去惡。去故取新。乃曰革命。夫如是則可下其一最確之定義則革命者變動政治大体而新之之謂也然而所謂政治革命其方法及效果若何。學者於此學說各有不同。墺儒湏多因以爲政治革命之手段有二。(一)變更其爲元首之人物。(一)制限其元首之權力云。此則吾國自有歷史以來革命之手段若此。雖然未足以言政治革命也如其所言則政治革命僅斷絕其皇位繼承之順序而承以新主耳政治革命非如是也前言其爲變動政治大体矣。其大体變動則必以政治上權利之不平階級之區別有以使其然者證之吾國自滿賊入關以來。以戰敗民族之地位遇吾民。殘酷暴虐。無待余言。夫

彼既處優勝之地位矣。故其滿族享一國最優之待遇。滿酋握一國最高之主權。吾民公權之被剝奪固然。即私權亦被侵蝕。生命財產。輕若沙土。夫如是故滿族之地位愈以尊。漢人之地位愈以賤。吾友精衛子謂其爲二百餘年之貴族政治誠然哉。自來革命大抵以破或階級之人之特權爲主眼吾國革命亦在破滿族所有之特權無疑然欲破滿族之特權先宜驅除滿族於國外否則占有特權之族類當無拱手以歸之吾民者此吾國政治革命時之特別手段也此非本論之範圍所能詳言。然各國政治革命之成功。其結果則有可概舉者。

(一)變更一國之元首也。　夫釀成革命者其爲元首乎。彼恣權力。輕國政。違公理。背道德。實行其朕即國家之主義。人民乃起而廢之。法蘭西之革命其往蹟也。(二)更改其政体也。　人民既富於政治思想而實行革命。自非有僅爭皇位之心。則則排斥元首以後。其政体當無有循是而不變者。佛蘭西革命後而即爲共和國者以此。(三)廢止社會從來之上下階級也。　此則人民爲此目的而起革命。其廢止之也當然。(四)付與政權於人民。　此則政体既變政權當在人民。由是觀之。致

1044

治革命若是其遠大也。孰謂革命爲僅事破壞者乎。盍觀此最良之成績。

無政府黨與政治革命既如上所云。然則其區別有可言者。

丙區別。　兩者之區別。(一)無政府主義在廢絕政治而政治革命則在革新政治也。(二)無政府主義在破壞政府而政治革命在改良政府者也。(三)無政府主義因欲廢滅政府而至擯斥國家(參觀上文)政治革命則爲鞏固國家而革新政治(四)無政府主義不論專制與立憲之政体皆破壞之而政治革命則僅破專制而企圖立憲(五)無政府主義蔑視法律政治革命則尊重法律者也此五者皆爲兩者正反對之點。至論其手段。則無政府主義之革命以爆烈彈爲之而政治革命則人民對于政府爲公然之戰爭也。又常聞無政府黨之宣言曰。世無有盜賊也。故盜竊非賊而回復權制之一方法也。政治革命者則以竊盜爲法律之罪人而社會之蟊賊也。凡此種種之不同點。皆足以証無政府主義之非政治革命非僅不同且大相悖謬也。

第二無政府主義與社會革命　無政府主義之性質前已詳言。茲姑不論。

社會革命者何。基於社會主義而爲革命也。故欲知社會革命。先宜知社會主義。此主義也。致其原起。實自法國革命至於一八一七年。當是時也人民渴望個人之自由。希及兒等隨之而倡社會主義。始不過謀宗教之進步。繼乃企圖產業之共同。荏苒至于十九世紀之中葉。始作成共和黨之宣告。翌年遂爆發社會的革命。是時之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實際相同。以其實行破壞主義之手段一也。殆一八六四年萬國勞働者同盟設立于倫敦。馬爾克 Moic 爲其首魁。於是平和的社會主義。氾濫全歐。有若洪水。萬國勞働者其團結乎。其團結乎。大聲疾呼。以醒其痳々勞働者。乃試團結。然因於各國之經濟上產業上形勢不同。其組織因而亦異。故於英有勞働組合。於德爲社會主義。雖然其他諸國則被無政府黨巴枯寧之主義所惑。而大倡虛無之說。以爲破壞之外無他物。且將率萬國同盟而悉投於無政府黨焉。霞谷之會社會黨乃宣言驅逐無政府黨而以社會主義救之。自是而後。至于一八八三年。遂全滅脫無政府之習氣而趨於建設的進化的政治的之良風。此即社會主義之歷史及其與無政府主義分離獨立之特色

也。然其分離以後。其主張若何。則社會主義者以調和各個人之利益與社會全般之利益爲目的。蓋欲使社會與個人之調和。而其遂此之方法。則一種之協力法。協力法在扶助社會之人民。然而方今行於世之產業上組合。務欲廢止自然之競爭。而以少數壓多數。富强者壓貧弱者。優者恣意獨占種種之事業而杜絕公共事業。社會黨乃大呼曰吾人之貧苦困敝。由於豪族之掠奪也。不除豪族。則吾人無噍類矣。故不除豪族。斯財產不平均。欲財產之平均。不能不望之個人。然不能不與權於國家。是故利用政府。則吾人乃得眞自由。惟所利用之政府。當爲共和政體。共和乃得平等也。然而其進行之方法果如何。觀其共產黨之宣言。乃農工獎勵銀行之設置。可証其主義之非烏託邦者。其宣言凡十條。

(1)禁私有財產而以一切地租充公共事業之用。

(2)課極端之累進稅。

(3)不認相續權。(不認承繼財產之事)

(4)復收移外國及反叛者之財產。

(5)由國民銀行及獨占事業集信用於國家。

(6)交通機關歸之國有。

(7)爲公衆而增加國民工場中生產機械。且開墾土地。時加改良。

(8)强制爲平等之勞働。設立實業軍。

(9)結合農工業使之聯屬因以泯邑野之界。

(10)設立無學費之公立小學校。禁青年之執役。使教育生產事業爲一致。

以上十條皆社會黨之謀實行之事業也。至其條件之內容。則待之解釋者研究者。殊非本論所能一言以蔽之者也。他如農工獎勵銀行之設置。則雖未能實行。然其目的爲欲貸金於企業之徒。使不仰給富者而獨立營業。能獨立營業則資本家自不能壓制貧民。而貧民亦能進於資本家之地位矣。如上所言則社會主義所主張之概也。若言其與無政府主義區別則有三

第一無政府主義在廢滅政府而社會主義則在利用政府也　蓋無政府主義以國家具强制力。則侵畧人民之自由。社會主義則以爲國家無有不具强制力

者且也國家之强制力正爲吾輩所欲藉以達其目的者。此其大不同也。因斯不同。推廣之則尙有其二區別。

第二無政府主義　無論於何國家皆輕蔑政治破壞法律對於政府企爲陰謀社會主義則服從法律維持善良之政府尊重生命且爲政治運動者也

第三無政府主義之事業蔑視法律之絕對的自己主義也社會主義之事業則平和而有秩序且博愛者也

兩者各有不同。斯其利害亦主張各異。此所以不能不分立也。雖然論其究極。則目的當無不同。以二者皆求個人之最完全自由。故無政府主義以得任意的組合者多。而有不欲者任其慾望之如何。社會主義則依民主的國家行組合產業。而其組合產業利便既多。故推定他人之無爲個人事業者。然則二說距離本不甚遠。第其達之道爲相異耳。雖然。若以余之私見而評定之。則余以爲社會主義較無政府主義其根據確實。何則無政府主義以產業共同之力屬之個人。而社會主義以爲當屬之國家也。今夫人生於世不能索居野處。則必求其羣羣則勢

大勢大則事無不成此心理也是名個人之社交性根是社交性而社會成然社會有團結力而無强制力者也即有强制力然其力僅社會上習慣之制裁道德上之制裁其有勢驅而不得不然此其力爲不一定者國家則不然國家者富有强制力者也國家與社會之區別以强制力之有無定也故個人之服從國家者亦以其有强制力也蓋苟無强力之國家則人民權利自由無保障因是之故社會黨常欲籍國家以行共產主義其理想有根據可實行無政府主義則不然彼以個人之力而欲實行共產制者也故無國家亦可也然而以財產之平均冀之個人彼個人苟無道德心者將爭奪之無已也然則欲實行其主義先宜注重於個人之道德是其實行之期難定其理想之爲夢幻也此余所以袒社會主義歟。

夢蝶生曰。嗟乎余爲此論訖。而有不能已於言者矣。某報有論人格者曰。西儒之言曰惡政府誠不如善政府。然猶愈於無政府。惡法律誠不如善法律。然猶愈於無法律云。彼西儒之爲是言也。乃對無政府黨而加非難者也。彼無政府黨重個人而輕政府。惡政府而欲廢絕之。其有激而爲是言。誠不能謂不當者。若以此言而詆革命。

則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無敵而放矢者也。彼革命黨者以爲政府而若惡也則吾人當共起而革之革之而且新之焉是則其主義在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而建設新政府也非謂顚覆之而有鑒於前之惡劣乃廢滅政府也若欲以惡政府誠不如善政府然有政府存在則莫如因之而不革之言勸告一般之談革命者則無異謂有疾病誠不如無疾病然病既生矣則不如放任之而不治療世寧有是不通者耶然則此說也可云非正確之理論。而不可以非難革命也。雖然世猶有疑吾言爲誣者。則請証之其第二之詞曰。惡法律。誠不如善法律。然猶愈於無法律云。夫革命黨而革命。斷無有排除法律者觀前文之論革命則可知矣而無政府黨則有謂法律者剝奪吾人之權利者也然則彼西儒之言可証其爲非難無政府黨而非指革命黨者也若其以蔑法律詈革命黨則請問法國革命後何以最偉之民法遂成也且法國革命而後民心趨於共和立憲至今成効炳然豈無故耶然則謂革命黨而無視法律者其謬彰矣。已則不智而漫以誣人。烏乎可哉。烏乎可哉。

△國學講習會序

國學講習會發起人

今之世多能言昌明國學之必要者。顧國學、何以須昌明。抑由何道而始獲昌明。且昌明之者當屬之何人。則人亦罕能詳言其故也。今幸有會吾人獲以解決此問題焉。

道敝文喪。由來已久。而今世尤爲岌岌。何也。前日正學之所以不能光大者。以科舉爲之障害也。科舉者。祗以膚淺無可道之詞章帖括爲餌。無取乎窺名山而議先王。隋唐至今。天下之士。殆無不出于此者。即當其時有碩師大儒者崛起。亦無以遏其流而救其敝。雖然。士之所以趨于科舉者。班固所謂利祿之道使然也。其業是者。固祗借以爲利祿之階梯。雖至愚極悍之人。從未敢妄斷科舉即爲博學之宗。得科舉者即知致用之道。而遇有提倡絕學者。己雖不能剗除利祿之念以從之。而未敢輒以爲非。且知言者或心儀之。好名者或樂爲標榜也。是若而人者。不過認此爲應世之不必要。而已非有他也。而碩師大儒者。乃得利用此種種之心理。爲之說以主之。毅然深斥應世俗學之無與于明德新民之業。使聞風者。恍然於彼此出入之是非

正偽雖或有言科舉無妨於正學者。然以其時科舉之潮流太盛。欲引人入道。不得不責之也。廉至能入道者。未有不棄絕舉子業者也。其結果亦得於狂流東下之餘收集數四根器較深者而傳之以所業雖不獲主持全國一致之風會而絕學則獲賴以不墜其所以然者則純以科舉與絕學立于正反對之地位無鄭聲雅樂幾微混合之患故摧陷彼而保存此者得以單純之手段出之而天下之人不待尋求而即得其端緒之所在故也今也不然科舉廢矣代科舉而興者新學也新學者亦利祿之途也而其名為高業新學者以科舉之道業之其蔽害自與科舉等而新學則罔與國學有比例為損益之用非詞章帖括之全屬廢料者比前之言國學者可絕對棄置科舉而今之言國學者不可不兼求新識前之業科舉者不敢排斥國學而今之業新學者竟敢詆國學為當廢絕時固不乏明達之士欲拯斯敝而以其無左右袒之道即無捨一取一之方二者之迷離錯雜不知所劃幾別無甄脫地以容吾幟則有主張體用主輔之說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學術之藩其所言適足供世人非驢非馬之觀而毫無足以饜兩方之意以此之故老生以有所激而頑執益堅新進以視為迂而僻馳益甚是二者雖皆無所增損於日月之明而其浮障

之所至竟可使國學之昏暗較之科擧時代而尤倍蓰嗚乎是誰之責歟夫國學之所以不振。既非有純一相對之障礙物。而所障礙之者或即出于同一之本原拘墟者。輒用以自戕本可資爲消長而剽妄者乃淺嘗以忘其本以此諸種複雜之原因。則謀所以整齊收拾之道。非有人焉精通國學能合各種之關鍵而鈎聯之直抉其受蔽之隱害層層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學說使之有所據而進之以緜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無冀幸焉嗚乎。此豈非吾人之日夕夢想者乎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于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爲尤岌岌乎

篤舊者無論矣。吾今語夫業新學者。畧識西字。奴于西人。鄙夷國學爲無可道者。此 Comprador 之言也。亦無論矣。吾語夫志在中國者。夫一國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國有獨優之治法施之於其國爲最宜有獨至之文辭爲其國秀美之士所愛賞立國

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於其一國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習其文辭苟不爾則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轉移其國化此定理也（其或治法不僅于其國為優文辭不僅於其國為獨至則他國之人有欲考求其所以為用而相倣傚者亦必習其文辭通其治術此又別論）中國立國已二千年可得謂無獨優之治法乎言治法猶晦中國之文字于地球為特殊可得謂無獨至之文辭乎必曰無之非欺人之言則固未之學耳然則欲求有為于中國其先所從事之方可知矣而顧吾見夫今之號稱志士者陳義惟恐其不高立言惟恐其不激其所以自信者吾必有以主于中國也而是人者乃或口不能舉經史之名手不能行通常之簡語以儒言國故則漫然嗤之曰是何足取嘻亦已過矣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夫今之求新學者此蘇子瞻所謂智勇辯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故世主恆因俗設法以養之三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于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以後出于科舉而今之世則出于新學故新學者若僅為世主之所利用即所以聚集智勇辯力四者之天民而馴致之之道也苟學者僅如其所馴致者而學之此正蘇氏之所以論六國謂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其力

耕以奉上者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懲叛而莫爲之先此六國之所以少安而不即亡者也吾決其與所言愛國者轅南而轍適北矣（以上多襍鈔蘇氏之言）此義也。在明者寧不知之。而中國聖人之訓曰民可使由不知使知在民賊固利爲己用。而望廟堂之高遠者亦恒借以自慰即明哲之士以嫻習掌故亦以自欺而賢者又或混同于習俗矣中國流行之文章夙無過于應試之詞章。帖括苟非關于此者非卓絕之流或荒怪之士即有高文典策且束置不讀以此數千年如一日之習慣迤演遞嬗以至于今雖今摧破舊俗若無所存而名異而痕尚可尋毒深而根繫不可爬梳則今日之浮慕新學與談國聞而惄置者亦何足怪其然乎聞者其毋以吾言爲過當也。顧氏日知錄者固國聞中之良書也。數年前石印書賈發行之數。不下十萬。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蘊藉而且殫洽便于試場之呑剝與國中治國聞者之級數毫無比較之關係而章氏之訄書其價値與顧氏之書可俟定論而徒以其文艱深繫難通曉且大遠于應世俗學故庚子此書出世以後即海內通識之士又或表同情于章氏者且艱于一讀而湯蟄仙之三通考輯要當經濟特科之頃則不脛而走天下也嗚呼。此

即可見治學者之劣根性也矣夫此種劣根性無智愚賢不肖皆含有之愚不肖者自不待論其智者賢者以國學無所于用故不治之非我不知所以治也則自以爲高出於尋常之不治國學者不知彼之所謂無所于用者推其意必謂國學即前日所治科舉之學也吾即未嘗治當即吾祖若父所治之學也或非爾則必其尤不切于用者也夫至科舉之外不知所謂學或知之而以爲不切用此即吾之所言劣根性有以封其蔀屋也矣本原也者此之謂也今苟以此劣根性移以治新學是如前言新學一科舉也雖愛國者之所業或自信其業之不同於科舉而人且信之而根抵如此之淺薄無以持其志而帥其氣其將來之所成必亦一科舉也世有智者當無以易吾言夫科舉時代昌明絕學猶較易新學潰裂時代而含種種混雜之原因而國學必至于不與則亡中國者必新學也夫新學果何罪而學者不知所以爲學至以亡人國是則埋萇弘之血而碧不可沒者矣何也眞新學者未有不能與國學相挈合者也國學之不知未有可與言愛國者也知國學者未有能詆爲無用者也作訄書之章氏者即餘杭太炎先生也先生爲國學界之泰斗凡能讀先生書者無

不知之今先生避地日本以七次逋逃三年禁獄之後道心發越體益加豐是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而吾人之欲治國聞者乃幸得與此百年不逢之會同人擬創設一國學講習會請先生臨席宣講取爲師資別爲規則附錄于後先生之已允爲宣講者一中國語言文字製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一古來人物事蹟之可爲法式者蘇明允曰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先生之道將于是乎備且先生治佛學尤精謂將由佛學易天下臨講之目此亦要點要之先生之所欲授之吾人者多端皆非吾人所能預揣且將編爲講義月出一册故不贅至國學所以須昌明之道與由何道以昌明之吾人皆將獲確證之于先生夫講學者必精博絕倫且不可雜以絲毫利祿之念者也而先生之學如彼其爲人昭然如日月如此則吾所謂昌明之當屬之何人者則先生亦實未見其有偶此則吾人亟欲語諸吾同志者也世有同志盍興乎來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册售銀一圓半年六册五角五分零售每册一角郵費每册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練習自行車!!!

告白華國官紳諸君

本局自行車乘法爲業地方廣大教習嫻熟雙輪完具固非市井尋常小局之比

凡自行車文明利器不但遲發速至比氣車自動車遙爲輕便歐米紳爭爲利用誠爲有故在東中國諸君即中國指南車肆業完畢之後各就本省或爲官員或爲議員擴充國權回收利權其責甚大其業甚繁若非用自行車者爲來往竟不免空過家門來學者束脩二圓半爲定若有挫壞揭破等事却不求分厘清掃庭院以待諸君

東京市神田橋外錦町一丁目角

濱田自轉車練習所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値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密豐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粤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玆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報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倣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倶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香港南洋歐美等處加郵費六分

廣告價目表

一頁	半頁	一行
六元	四元	四角

刻費先惠長期酌減

廣告取次所 東京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表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麴町九段中坂	田中屋書店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澳門	時興號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小呂宋打士 馬尼拿街	廣泰昌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六年
日本明治三十九年
清光緒三十二年
陽曆九月二日印刷
陽曆九月五日發行 (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

編輯人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編輯部
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 民報發行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